

# 香港粵語「咗」的語法特點 與北京話「了<sub>1</sub>」的比較

范曉蕾 [Xiaolei Fan]、陳健榮 [Kin Wing Kevin Chan]  
北京大學 / Peking University | 香港中文大學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本文詳細分析香港粵語的體助詞「咗」的語法特點。較之北京話的「了<sub>1</sub>」，「咗」在現實句裡使用範圍更大，在非現實句裡使用範圍更小，在複雜短語裡須緊附於首個謂詞上，更容易用來表達持續性事件。我們推測，「咗」異於「了<sub>1</sub>」的這些特點主要有三個動因。第一，粵語是語序最偏VO型的漢語方言，「動後限制」較弱，它不懼動詞後帶複雜成分，相對地抗拒句末時體詞。第二，「咗」很可能源自附著義動詞「著」，這導致它排斥作表示客體損失義的動相補語，更容易用於表述持續性事件的謂語中。第三，「咗」的時體義略異於「了<sub>1</sub>」，這也會造成二者的使用差異。這項比較研究在漢語方言的整體格局方面亦有兩項發現。一方面，漢語的完整體標記分為「著」系和「了」系兩大組，它們有成系統的語法差異；另一方面，南北漢語在語序類型和時體範疇上的差異導致不同方言的完句條件有區別，漢語的完句研究不該集中於普通話，應該回歸到方言口語中。

**關鍵字:** 咗, 完整體, 香港粵語, 了<sub>1</sub>, 語序類型, 完句

## 1. 引言

廣府粵語的「咗」是對應於北京話詞尾「了<sub>1</sub>」的體助詞，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張洪年 (2007 [1972]: 152–155) 對該詞進行了描寫和分析，諸多發現為後來研究之基礎。Chappell (1998: 55) 提出「咗」和普通話「了<sub>1</sub>」在功能上很平行，有五個相似點：(i) 主要表達事件的完結，默認表過去；(ii) 用於非現實(irrealis)環境時一般是連動式裡指示條件的第一個VP；(iii) 表示過去完整體(perfective)事件的實現，有類似於英語過去完成體(perfect)的功能；(iv) 可用於祈使句；(v) 不能用於否定句。這些觀察大致不錯。

然而，若從更多細節比較「咗」和「了<sub>1</sub>」，會看到二者的許多差異。能用「咗」的表達未必能用「了<sub>1</sub>」（例(1a)），不能用「咗」的一些表達卻能用「了<sub>1</sub>」（例(1b)）；而且，「咗」句有時不對應於「了<sub>1</sub>」句，卻對應於北京話的「了<sub>2</sub>」句（例(1c)），甚至表述慣常事件的「著」句（例(1d)）。

(1) 「咗」不同於「了<sub>1</sub>」：

- a. 我發現佢中意\*(咗)小王#。(〈京〉我發現他喜歡\*(了)/上小王了。)
- b. 後生嗰陣時無讀\*(咗)大學，佢而家好後悔。(〈京〉年輕那會兒沒念(了)大學，他現在很後悔。)
- c. 佢去\*(咗)街市買餸#。(〈京〉他去\*(了)市場買菜了。)
- d. 佢日日都困(咗)喺圖書館。(〈京〉他天天都在圖書館裡待\*(了)/著。)

本文便基於香港粵語（下稱「粵語」）的語料，通過比較北京話的「了<sub>1</sub>」來深入發掘「咗」的語法特點及其成因，全文組織如下。第2節詳述「咗」的使用條件，它較之「了<sub>1</sub>」而言有如下的特點：在現實句裡使用範圍更大，在非現實句裡使用範圍更小，在複雜短語裡須緊附於首個謂詞上，更容易用於表達持續性事件的謂語中。第3節論證「咗」異於「了<sub>1</sub>」的這些特點歸因於粵語的語序類型、「咗」的詞源意義、「咗」的獨特語義三方面因素。第4節提出幾個待解的議題，尤其強調漢語的完句研究應回歸到方言口語中。

討論詞尾「咗、了<sub>1</sub>」勢必涉及句尾「喇、了<sub>2</sub>」，它們常共現組成「V咗O喇」「V了<sub>1</sub>O了<sub>2</sub>」句式。句法上，「咗、了<sub>1</sub>」是緊附於謂詞上、有賓語則在賓語前的謂中時體詞，「喇、了<sub>2</sub>」是位於句末、有賓語要在賓語後的句末時體詞。語義上，Li & Thompson (1981:185)主張普通話「了<sub>1</sub>」是用於表達有界事件(bounded events)的完整體標記，Smith (1997:264)進一步認為它通常會標示動態事件的停止(termination)。普通話的「了<sub>2</sub>」被認為主要表示事件的變化（參見武果2007:342），Li et al. (1982)提議它是標示出事件「當時相關狀態(current relevant state)」的完成體標記。這些界定大致可套用到粵語「咗、喇」上，比如，張洪年(2007:152)提出「咗」表示動作的完成，鄧思穎(2015:204)談到「喇」核心意義是情況的變化。我們也承認這樣的語義套用不夠精確（見§ 3.3），范曉蕾(2021:25–27, 57–64, 295)還對普通話「了<sub>1</sub>」為完整體標記、「了<sub>2</sub>」為完成體標記的看法提出質疑。

但是，本文主要描寫「咗」的分佈，未太多涉足時體詞的語義，故而暫且採用完整體、完成體這兩個主流術語。

以往對普通話「了<sub>1</sub>、了<sub>2</sub>」的研究結論可代表北京話的情況，但本文的比較對象選用北京話而非普通話。我們著眼於南北漢語的語法比較，而普通話融合了很多南方官話的語法成分，北京話才更能代表北方漢語的真實面貌。本文的粵語語料經由三位香港發音人核實，但不保證任何香港人對全部例句的判定都持相同的意見，因為時體詞因高度虛化而極易出現使用的分歧。當然，個別例句的分歧不會影響本文所述的基本趨勢。本文的術語符號如下所示。

1. VP的四種情狀類型(situation types)被翻譯如下：靜態(states)、活動(activities)、成就(accomplishments)、達成(achievements)。
2. 方言裡對應於普通話「了<sub>1</sub>、了<sub>2</sub>」的功能詞，稱為「『了<sub>1</sub>』類詞、『了<sub>2</sub>』類詞」。這是基於功能對應的命名，不是說它們的詞源是動詞「了<sub>完盡</sub>」。
3. 參照范曉蕾(2018:413)，「數量賓語」指V後含數量成分的無定NP（「三本書、兩天」），「非數量賓語」指V後的定指NP（「那三本書、香港」）或不含數量成分的無定NP（「東西、地方」）。
4. 「^(X)」表示X隱去後不影響句子合法性，但會改變語義；「(?X)」表示X排斥出現。句末「#」表示可以完句，「<粵>」表示香港粵語，「<京>」表示北京話。

## 2. 語法表現

### 2.1 現實句：使用範圍更大

普通話的時體詞主要用於現實句，很排斥非現實句，此乃學界共識。雅洪托夫(1958)到林若望(2017)等多項研究證明「了<sub>1助詞</sub>」編碼了「相對過去時(relative past)」，我們發現，該分析適用於多數方言的「了<sub>1</sub>」類詞。粵語「咗」也是主要用在表達過去事件的現實句裡（Chappell 1998等），其核心功能是編碼了相對過去時及完整體的助詞。不過，現實句裡「咗<sub>助詞</sub>」的強制度和分佈範圍都大於北京話的「了<sub>1</sub>」。

### 2.1.1 強制性更高

現實句裡，無論謂詞、時間狀語或VP的句法地位是怎樣的，「咗」的強制性都很高，一般不能像「了<sub>1</sub>」那樣自由隱去。這集中表現在粵語的「喇」句，該句式若敘述現實性的有界事件，一般要用上「咗」，形成較為固定的「咗...喇」組合，但北京話的「了<sub>2</sub>」句往往可以不用「了<sub>1</sub>」，只用「VO了<sub>2</sub>」式即可敘述現實事件。如下所述。

當謂詞是簡單動詞時，北京話的「了<sub>1</sub>」常常能隱去（參考李興亞1989），尤其是賓語為光杆名詞的「了<sub>2</sub>」句裡，甚至包括帶數量賓語的「了<sub>2</sub>」句。但「咗」在這些語法環境裡一般不能隱去，否則句子不合法或改變語義。例如，(2a-d)去掉「咗」是不合法的，(2e)去掉「咗」雖然也合法，但轉為表達將來事件「馬上要回家」。

(2) 現實句裡簡單動詞後的「咗」拒絕隱去：

- a. [複合動詞] 黃先生發\*(咗)達喇。(〈京〉黃先生發(\*了)達了。)
- b. [靜態動詞] 而家佢識\*(咗)董事長喇。(〈京〉如今他認識(了)董事長了。)
- c. [達成動詞] 佢哋落\*(咗)堂喇。(〈京〉他們下(了)課了。)
- d. [數量賓語] 我今朝食\*(咗)五件多士喇。(〈京〉我今兒吃(了)五個麵包了。)
- e. [位移動詞] 佢返\*(咗)屋企喇。(〈京〉他回(了)家了。)

當謂詞是動結式，北京話僅用「了<sub>2</sub>」便足以標示現實性，有「了<sub>2</sub>」時傾向不用「了<sub>1</sub>」，而粵語的「喇」句雖然也能隱去「咗」（例(3)），但會增多一個「近將來」的解讀。以(3a)為例，北京話的句子隱去「了<sub>1</sub>」後照樣只表示已拿走錢包，粵語的對應句有「咗」時表示已拿走錢包，隱去「咗」後除指過去事件外還能指近將來事件「馬上要拿走錢包」。<sup>1</sup>換言之，粵語的句子僅用「喇」未必有現實性，粵語的現實句裡動結式用上「咗」是更常見的情況。

(3) 現實句裡動結式的「咗」排斥隱去：

- a. 佢擺走\*(咗)銀包喇。(〈京〉他拿走(了)錢包了。)
- b. 你打死\*(咗)佢喇。(〈京〉你打死(了)他了。)
- c. 琴日佢做完\*(咗)功課喇。(〈京〉昨兒他做完(了)功課了。)

1. 當然，(3c)隱去「咗」後也不能解讀為將來事件，因為它有時間狀語「琴日<sub>昨天</sub>」明確了過去時間。

上面都是可獨自完句的陳述句，其他句類的情況也是一樣。是非問句、狀語小句及連動式裡，粵語強制用「咗」、更容易隱去「喇」，而北京話卻是傾向隱去「了<sub>1</sub>」、強制用「了<sub>2</sub>」（例(4)），§ 3.1.2會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4) 很多特殊句類強制用「咗」：

- a. [是非問句] 你買\*(咗)書未呀？（<京>你買(了)書\*(了)沒？）<sup>2</sup>
- b. [狀語小句（有後續句）] 你有兩本書過\*(咗)期，一定要交罰款。（<京>你有兩本書過(了)期\*(了)，必須交罰款。）  
頭先落\*(咗)雨，條路好滑。（<京>剛才下(了)雨\*(了)，這條路很滑。）
- c. [連動句] 我頭先請佢食\*(咗)飯喇。（<京>我剛才請他吃(了)飯\*(了)。）

張洪年(2007: 152–153)曾指出，老派粵語若不用「咗」的音節形式，會將「咗」的聲調融合入動詞上、產生變調。這仍是一種強語音表現，算不得真正的隱去「咗」，相比，北京話「了<sub>1</sub>」的隱去不留明顯的語音痕跡。

### 2.1.2 分佈範圍廣

現實句裡，「咗」的分佈範圍要大於「了<sub>1</sub>」，絕大多數的現實性有界VP可以用「咗」，表現在如下的三方面。

首先，「咗」能搭配更多類型的謂詞。北京話裡能搭配「了<sub>1</sub>」的謂詞，在粵語裡也都能搭配「咗」。粵語「咗」還能搭配更多的動詞（例(5)），主要是一些好惡義的心理動詞能搭配「咗」（彭小川2010: 50），而北京話裡這類動詞可以搭配「上」、「成」等動相補語，不能用「了<sub>1</sub>」。

(5) 「咗」能搭配更多類型的動詞：

- a. 大家都憎咗佢。（<京>大家都討厭\*(了)/上他了。）
- b. 佢好似中意咗瑪麗啲。（<京>他好像喜歡\*(了)/上瑪麗了。）
- c. 大家都嚟咗佢。（<京>大家都生\*(了)/起他的氣了。）
- d. 曬到變咗乾喇。（<京>曬得變\*(了)/成乾了）

2. 經調查，北京話最常用「你買書了沒？」，偶爾用「你買了書了沒？」。雖然有一些北京人接受「你買了書沒？」，但表示該說法不常用，其自然度明顯不如前兩種說法。

只有極少數動詞排斥粵語的「咗」，卻容易搭配北京話的「了<sub>1</sub>」。一種是「有」，它作句子的核心動詞偏向不用「咗」（例(6a)），即使在從屬謂語裡也是可選性地用「咗」（例(6b)），但北京話的對應句用「了<sub>1</sub>」的傾向性要高些。另一種是天氣動詞「落雨」，它作句子核心動詞時可以不用「咗」，只用「喇」，此時句子表示下雨已開始、持續至今（例(6c)）或即將下雨；它也能可選性地用「咗」，此時表示下雨發生過並且已停止（例(6d)）。<sup>3</sup> 跨語言裡，領有動詞和天氣動詞在語法表現上往往是特立獨行的(Payne 1997:55)，而且，粵語「有咗」已詞彙化為專表示懷孕的動詞，<sup>4</sup> 這會影響到領有義的「有」搭配「咗」。總之，這些少數的情況不能衝擊「粵語裡現實性有界VP更傾向用上『咗』」的總趨勢。

(6) 極少數動詞排斥「咗」：

- a. 而家佢有(?咗)工作喇。(〈京〉如今他有(了)工作了。)
- b. 佢有(咗)女朋友就唔同我哋玩喇。(〈京〉他有\*(了)女朋友就不跟我們玩了。)
- c. 而家落(\*咗)雨喇，出去記得著雨褸。(〈京〉這會兒下(了)雨了，出門記得穿雨衣。)
- d. 幾個月有落雨，琴日終於落(咗)雨喇。(〈京〉幾個月沒下雨，昨兒可算下(了)雨了。)

第二，現實句的從屬VP裡，「咗」的分佈範圍也較大。北京話的從屬VP相對排斥用「了<sub>1</sub>」，包括定語小句、狀語性VP、主語性VP等，但粵語「咗」在這些VP中出現的頻率較高，甚至有強制性（例(7)）。注意，(7c)的「去咗東京四個月」是主調關係，主語「去咗東京」陳述事件的變化，謂語「四個月」表達變化以後的結果狀態「在東京」持續的時間，這可藉助Teng (1975)、Lin (2008)對普通話「去了四個月」為主調關係的論證，證據之一是其間可插入動詞「有」，即「去了有四個月」。

(7) 現實句的從屬VP用「咗」不受限：

- a. [定語小句] 貼\*(咗)對聯嘅嗰埠牆 (〈京〉貼(了)對聯的那面牆。)

3. 彭小川(2010:45)對廣州話的「而家落咗雨喇」有詳細的解釋，可參考。

4. 感謝審查人提出這個現象。

- b. [狀語性VP] 舊年返\*(咗)杭州之後生活點嘛？ (<京>去年回\*(了)杭州後生活怎麼樣？)  
佢打爛\*(咗)兩個花樽就走咗喇。 (<京>他打碎(了)兩個花瓶就走了。)
- c. [主語性VP] 舊年佢去\*(咗)東京四個月。 (<京>去年他去\*(了)東京四個月呢。/去年他去東京去了四個月。)  
佢去\*(咗)東京都有四個月喇喇。 (<京>他去\*(了)東京都有四個月了。)

第三，有些特殊句型本是拒絕用「了<sub>1</sub>」類詞的，但在粵語裡相對更容易用上「咗」，這主要體現在表示承接關係的「VP1+就<sub>承接</sub>+VP2」的VP2上。該句式的VP1和VP2表達先後相繼的動作，往往共用同一施事主語，此時只能是VP1所指的行為終結後VP2所指的行為才開始，理論上VP2更容易搭配表示起始義的動相補語（如北京話的「起來、上、開」），排斥含停止義的完整體標記，北京話裡該句式的VP2便拒絕用「了<sub>1</sub>」。但粵語裡這種VP2似乎尚可用「咗」（例(8)），足見「咗」的分佈範圍之廣。

(8) 「VP1+就<sub>承接</sub>+VP2」的VP2似乎可接受「咗」：

- a. 佢頭先一沖完涼就翻\*(咗)覺喇。 (<京>他剛才一洗湊完就睡\*(了)覺了。)
- b. 琴日佢起身之後就食^(咗)早餐喇。 (<京>昨兒他起床後就吃上/(?)了早飯了。)

不過，「VP1+就<sub>承接</sub>+VP2+喇」的VP2還是排斥用「咗」的，它有時可隱去「咗」（例(9a)），甚至禁止用「咗」（例(9b)）。其中，「VP1+就<sub>承接</sub>+VP2+喇」比一般的「就<sub>承接</sub>」句更難允准VP2用「咗」，(8b)換成該格式就不能用「咗」了（例(9c)）。這有違§ 2.1.1所述的基本趨勢「『喇』句敘述現實事件時要搭配『咗』」。該現象主要源於這個VP2並非典型的現實事件，它指時間上發生於VP1所指行為之後的「相對將來」事件，VP2的這種時間特徵跟「了<sub>1</sub>」類詞的「相對過去時」特徵有衝突。我們推測，「VP1+就<sub>承接</sub>+VP2」的VP2應該是漢語各方言最排斥「V了<sub>1</sub>(O)了<sub>2</sub>」類組合的語法環境。

(9) 「VP1+就<sub>承接</sub>+VP2」是最排斥「V咗(O)喇」的現實句：

- a. 頭先佢一寫完報告就去(咗)游水喇。（對比：頭先佢去\*(咗)游水喇。）
- b. 頭先佢寫完報告就遊\*(咗)水喇。（對比：頭先佢遊\*(咗)水喇。）
- c. 琴日佢一起身就食\*(咗)早餐喇。（對比：琴日佢食\*(咗)早餐喇。）

值得提醒的是，「就」句用「咗」的本質還要深究，因為(8b)的VP2有無「咗」會有語義差異。它不用「咗」時表示起床後就開始吃早餐了，VP2有起始義，這是「就<sub>承接</sub>」句的典型情況；它用上「咗」時表示起床後馬上吃完早餐，VP2有停止義，這不是「就<sub>承接</sub>」句的典型情況。再看北京話，這種「就」句加上副詞「馬上」後便允許VP2用「了<sub>1</sub>」，如「<京>他起床後馬上就/就馬上吃(了)早飯了」，句子上「了<sub>1</sub>」也表達停止性行為「吃完早飯」，這個例子相當於(8b)用「咗」的情況。這種情況或許是因為「馬上」可取消「就」的承接義，啟動它的另一意義「超預期」。<sup>5</sup>以上句為例，原本預期吃早飯會在起床結束「一段時間以後」，但實際上吃早飯的時間「緊跟著」起床結束的時間，這就早於預期時間。「就<sub>超預期</sub>+VP」的「先於預期時間」義表明它的VP有「相對過去」特徵（相對於預期時間的過去），這種VP自然能自由地用「了<sub>1</sub>」類詞。因此，我們懷疑(8-9)裡VP2用「咗」的情況或許本質上是「VP1+就<sub>超預期</sub>+VP2」，此猜測有待論證。總之，「就<sub>承接</sub>」和「就<sub>超預期</sub>」十分不同，又易混淆，分析中要注意。

## 2.2 非現實句：使用範圍更小

粵語「咗」跟北京話「了<sub>1</sub>」一樣是用於非現實VP很受限。Chappell (1998:151-152)認為，「咗」若要用於非現實VP，必須是表示假設條件或先時性事件的非現實從句，如「如果你(將來)死咗之後，.....」。這種非現實從句時間上參照於後續主句所指的事件便是指「先行實現的已然事件」，這滿足「咗<sub>助詞</sub>」的相對過去時特徵，所以這種非現實從句能用「咗」在情理之中。然而，非現實主句（如祈使句、否定句）難以獲得「相對過去」的時間參照關係，理論上它不能用「咗<sub>助詞</sub>」。張洪年(2007:154)就談到否定詞「唔、冇、未」不能搭配「咗」，這正是說否定句不用「咗」。

其實，有一些非現實主句可以用「咗」（例(10-11)）。Chappell (1998)已談到祈使句用「咗」的情況，舉例有「忘咗我啦！」(1998:153)，還給出否定句用「咗」的兩個例子：「咪[mai<sup>13</sup>]

5. Lai (1995)、陳立民(2005)均提出「就」表示事件的實際時間先於交談者的預期時間，如「他十二歲就上了大學了」。這可視為「就」的超預期功能。

食咗呢碗飯別把這碗飯給吃了！」和「噉<sup>這樣</sup>，係咪[mai<sup>22</sup>]盲咗呀<sup>是不是瞎了啊？</sup>」<sup>6</sup> (1998:155)。但該文未分析當中的語法條件，我們先來完成這一工作。

(10) 情態句可以用「咗」的：

- a. 快啲飲<sup>^</sup>(咗)嗰杯茶(佢)。(〈京〉快點兒喝<sup>^</sup>(了)那杯茶吧！)
- b. 倒<sup>^</sup>(咗)碟餸(佢)。(〈京〉倒<sup>^</sup>(了)那盤菜！)
- c. 買<sup>^</sup>(咗)部車\*(佢)。(〈京〉買<sup>^</sup>(了)那部車吧。)
- d. 要娶新抱，你梗系要起<sup>^</sup>(咗)層樓先啦！(〈京〉要娶上媳婦，你得先蓋<sup>^</sup>(了)房子。)

(11) 否定句可以用「咗」的：

- a. 真係後悔有殺(咗)佢。(〈京〉真後悔沒殺<sup>^</sup>(了)他。)
- b. 佢冇食\*(咗)你就算唔錯啦。(〈京〉他沒吃\*(了)你就不錯了。)
- c. 今日唔睇<sup>^</sup>(咗)呢本書(佢)，聽日考試肯定唔合格。(〈京〉今兒不看<sup>^</sup>(了)這本書，肯定過不了明兒的考試。)

非現實句用「咗」有特殊的句法表現。第一，這些非現實句帶「咗」時，動詞大多是損失義（如「飲、倒、殺」）或制取義（如「買、起蓋」）的，賓語（若有的話）須是定指NP。這種非現實句如果去掉「咗」，形式為非定指NP的賓語就會變為無定性的。例如，(10b)有「咗」表示倒掉那盤菜，去掉「咗」便表示倒一盤菜。第二，非現實句的「咗」隱去後一般不影響句子的合法性，但會改變句義，因為當中的「咗」常常給VP帶來結果義，會標示事件的完結(completion)。例如，(10a)用上「咗」表示喝完那杯茶，即預期的結果「那杯茶完全消失」要達成。再如，(11c)用上「咗」表示看完這本書，去掉「咗」只表示看過這本書。第三，Cheung (1992)、麥耘(2003)及林華勇、李敏盈(2019)顯示，粵語的一些非現實句含有結果義時，往往在末尾用「佢」來復指受事賓語，這可以加強處置義。所以，(10-11)的很多句子用「咗」時要麼可選性地加「佢」，要麼強制性地用「佢」；這些句子若去掉「咗」，一般不能加「佢」，因為「佢」要求謂詞帶有表結果義的成分。

6. 這兩句分別是Chappell文的例(21)、(22)，原文記作拼音，我們的引用轉成了漢字。不過，其例(22)並非否定句用「咗」，該句的「係咪...」相當於反復問格式「是不是...」，其後是句法獨立的小句，所以否定詞「咪不是」跟「V咗」沒有直接組合關係。

不過，很多情態句、否定句即使滿足上述語法條件，也不能用「咗」（例(12-13)）。相比，北京話裡這些非現實句用「了<sub>1</sub>」的自由度稍大一些，它表達(10-13)均能用「了<sub>1</sub>」。我們只發現一個非現實句必須用「咗」、排斥用「了<sub>1</sub>」的案例，即「快啲捉\*(咗)嗰隻老鼠(佢)！（<京>快點兒捉住/(?<sub>1</sub>了)那隻老鼠！）」。可見，非現實句裡，粵語「咗」的分佈範圍遠遠小於北京話的「了<sub>1</sub>」。無論怎樣，都要先弄清非現實主句的「咗」和「了<sub>1</sub>」是什麼性質，它們在這種環境裡不能詮釋出相對過去時，其語義又是什麼？

(12) 情態句不能用「咗」的：

- a. 錢，我聽日交\*(咗)俾阿發。（<京>錢，我明兒給^(了)小王去。）
- b. 錢聽日一定俾\*(咗)佢！（<京>錢明兒一定給^(了)他！）
- c. 快啲打死\*(咗)嗰隻老鼠(佢)。（<京>快點把那隻老鼠打死(了)吧！）

(13) 否定句不能用「咗」的：

- a. 喺鴻門宴度，項莊始終都有殺到/(?<sub>1</sub>咗)沛公。（<京>鴻門宴上，項莊到底沒殺^(了)沛公。）
- b. 真係後悔琴日有買到/(?<sub>1</sub>咗)個件衫。（<京>真後悔昨兒沒買^(了)那件衣裳。）
- c. 咁長時間佢都未睇完/(?<sub>1</sub>咗)嗰本書。（<京>這麼長時間他都没看^(了)這本書。）

學界對北京話裡非現實主句的「了<sub>1</sub>」已有成熟的分析。馬希文(1983)、木村英樹(1983)證明，北京話裡祈使句、否定句的「了<sub>1</sub>」是類似普通話「掉」的動相補語（可記為「了<sub>1</sub>動相」），它要搭配「吃、殺、扔」等去除義動詞。范曉蕾(2018: 420, 423)顯示，「了<sub>1</sub>動相」不止搭配去除義動詞，也搭配「買、娶、蓋」等制取義動詞（例(10c-d)）或指示客體結果的動結式（例(12c)），在否定句中還能搭配「看」等更多動詞（例(13c)）。另外，非現實句裡「了<sub>1</sub>動相」跟(10-11)的「咗」一樣，所搭配的賓語只能是定指NP，會給VP帶來結果義（范曉蕾2020）。范曉蕾(2018: 433; 2020)主張「了<sub>1</sub>動相」標示了「結果達成」義，其典型詮釋是「客體損失」。很多南方方言裡，對應於「了<sub>1</sub>動相」的詞跟本方言的「了<sub>1</sub>」類詞不同源，如上海話為「脫」（范曉蕾1988）、南通話為「去」（王健2010）、蓮花話為「滑」（筆者調查），它們都源自脫離義動詞，跟普通話的「掉<sub>動相</sub>」屬於同類詞源。

既然非現實主句的「咗」在搭配限制和語義效果上基本平行於北京話的「了<sub>1</sub>動相」，那麼，這種「咗」也該是動相補語。不過，如(12-13)所示，「咗<sub>動相</sub>」的功能偏弱，它可搭配的謂詞類型遠少於「了<sub>1</sub>動相」，尤其是它完全拒絕動結式。「咗<sub>動相</sub>」雖然常常含結果義，但有時只表示動作的執行，未必有結果達成義。例如，(11a)表示未執行「殺他」的行為，其焦點是「動作的執行」，可以用「咗<sub>動相</sub>」；(13a)表示執行了「殺他」的行為但未成功，其焦點是「結果達成、客體損失」，句子便不用「咗<sub>動相</sub>」。相比之下，「了<sub>1</sub>動相」主要用於表達(13a)這種否定句，偏重表示客體損失。可見，「咗<sub>動相</sub>」未將「結果達成、客體損失」編碼為固定的詞彙義，只有「動作執行」這個泛化意義，其終結性(telicity)弱於「了<sub>1</sub>動相」和「掉<sub>動相</sub>」。

### 2.3 句法位置：緊附於首個謂詞

現實句裡，「咗」的句法位置有很多異於「了<sub>1</sub>」的地方，在含多個謂詞的複雜短語裡，「咗」一般要緊附於首個謂詞上，排斥在多個謂詞組合之後。彭小川(2010:49)談及「廣州話的『咗』緊跟在動詞或複合趨向補語的前一趨向動詞之後」，舉例有「佢擺咗部書出嚟」「佢搬咗嚟呢度」「佢將啲嘢分咗畀大家」，這正是說「咗」緊附首個謂詞的特點。本節詳述這一點，所論的複雜短語包括動趨式、介賓補語式、狀中式、連動式。

動趨式表達主語移動的自移事件或賓語移動的致移事件，「咗」一般要緊附於動趨式的核心動詞上，位於趨勢補語之前(例(14-15a))，難以插在複合式趨向補語的中間(例(15b))，絕不能在趨向補語之後(例(15c))。相反，北京話的「了<sub>1</sub>」一般要在趨向補語之後，至多跟賓語一起插在複合式趨向補語的中間。簡言之，「咗」和「了<sub>1</sub>」跟動趨式組合時，兩者幾乎不會出現在平行對當的句法位置上。

(14) 表自移事件的動趨式用「咗」：

- a. 佢返咗嚟喇。(〈京〉\*他回了來了。/他回來了。)
- b. 佢行咗出去。(〈京〉\*他走了出去。/他走出去了。)
- c. 佢搬咗去港島。(〈京〉\*他搬了去港島。/他搬到港島去了。)
- d. 如果沖咗落水呢，直情棟篤企架。(Chappell 1998: 151) (〈京〉\*要是倒了下去水，...。/要是把水倒下去了，...。)

(15) 表致移事件的動趨式用「咗」：

- a. 佢擺咗一本書出嚟。(〈京〉\*他拿了一本書出來。)<sup>7</sup>
- b. ?佢擺出咗一本書嚟。(〈京〉他拿出了一本書來。)
- c. \*佢擺出嚟咗一本書。(〈京〉他拿出來了一本書。)

介賓補語式(例(16a))、表示早晚義的狀中結構(例(16b))也有平行的表現,「咗」緊附於核心動詞上,而北京話「了<sub>1</sub>」要位於準動詞「給、在」之後,從不用於形容詞性的狀語之後。

(16) 介賓補語式、狀中結構用「咗」：

- a. 嫁咗畀你,就好喇。(〈京〉\*嫁了給你/嫁給了你,就好了。)  
新買嘅衫放咗喺嗰邊。(〈京〉\*新買的衣服放了在那邊。/.....放到了那邊。)
- b. 頭先遲咗入嚟,唔好意思。(〈京〉\*晚了進來/晚進來了,不好意思。)  
佢頭先早咗入嚟,我就叫佢出去等一陣先。(〈京〉\*他剛才早了進來/他剛才早進來了,.....)

連動式裡,「咗」可附於首個動詞V1上,往往無需「喇」也能完句,此時表達首個動作是已然實現的,而對於位移連動式和使令連動式,後面的V2是否實現是未知的。北京話的對應句裡首個謂詞不能用「了<sub>1</sub>」,而是偏向在句末用「了<sub>2</sub>」(例(17))。需指出,連動式(17d)的前項是表伴隨義的「同<sub>和</sub>」「跟」,Francis & Matthews (2006:761)視之為動詞而非介詞;Chan (2010: § 1.0)又提出,粵語的「同<sub>和</sub>」正從動詞語法化為介詞,這導致它動詞性弱化,不能作句子的唯一謂詞(「\*我同你」),只能在「同+NP+VP」格式作從屬成分。可見,連動式的前件「同<sub>和</sub>」縱然缺乏動詞性都可帶「咗」,這正反映出「咗」有附於首個謂詞V1上的強烈傾向。

(17) 連動式的首個謂詞用「咗」：

- a. [位移義] 阿樂咗邊啊?—佢去咗街市買餸(喇)。(〈京〉小王在哪兒啊?—\*他去了市場買菜。/他丟市場買菜去\*(了)。)
- b. [使令義] 我頭先叫咗佢唱卡拉OK(喇),不過佢又唔去。(〈京〉\*我剛才叫了他唱卡拉OK, .../我剛才叫他唱卡拉OK\*(了), ...)

7. 此句在普通話裡是合法的,但只能詮釋為連動式,表達先後相繼的兩個動作「他先拿一本書,然後(從屋裡)出來」。

- c. [幫教義] 阿樂琴日做咩嚟？——佢幫咗我搬屋囉。（〈京〉小王昨兒幹啥了？——\*他昨兒幫了我搬家。/他昨兒幫我搬(了)家\*(了)。）
- d. [伴隨義] 你頭先做咩嚟？——我同佢食飯囉。（〈京〉你剛才幹啥呢？——\*我跟他吃飯。/我跟他吃飯\*(了)。）

不過，「咗」也能附於V2上，此時表示V2必定實現了（例(18)）。北京話的對應句裡，V2一般能用「了<sub>1</sub>」，但當位移動詞無處所賓語、句末有「了<sub>2</sub>」時，V2不能帶任何時體詞（例(18a)）。

(18) 連動式的後一謂詞用「咗」：

- a. [位移義] 晏晝佢去食\*(咗)飯喇。（〈京〉晌午他去吃\*(了/\*過)飯了。）
- b. [使令義] 我頭先請佢食\*(咗)晏，佢而家唔肚餓。（〈京〉我剛才請他吃\*(了)午飯，...）
- c. [幫教義] 佢幫我搬\*(咗)屋喇。（〈京〉他幫我搬(了)家了。）
- d. [伴隨義] 我同佢食\*(咗)飯喇。（〈京〉我跟他吃(了/過)飯了。）

粵語裡，除了伴隨義連動式外，其他連動式的兩個謂詞可同時帶「咗」，但北京話不能這樣用「了<sub>1</sub>」（例(19)）。不過，用兩個「咗」的連動式在句法結構上略異於用一個「咗」的，前者近似於結構鬆散的並列型謂語（如「我頭先做咗功課、洗咗衫喇。」），後者是結合緊密的一個謂語整體。

(19) 連動式的兩個謂詞同時用「咗」：

- a. [位移義] 琴日阿媽去咗百貨公司買咗生日禮物喇。（〈京〉昨兒媽媽去\*(了)百貨公司買了生日禮物了。）
- b. [使令義] 我頭先請咗佢食咗晏喇。（〈京〉我剛才請\*(了)他吃了午飯了。）
- c. [幫教義] 佢幫咗我搬咗屋喇。（〈京〉他幫\*(了)我搬了家了。）
- d. [伴隨義] ?佢同咗我食咗飯喇。（〈京〉他跟\*(了)我吃了飯了。）

## 2.4 語義範圍：更易用於持續性事件的表達

語義範圍上，「咗」比「了<sub>1</sub>」更容易用於表達持續性事件的謂語中。存在句中，北京話雖能用「了<sub>1</sub>」，但更常用持續體助詞「著」，而粵語首選「咗」，不能自由換用持續體助詞「住」（例(20)）。持續性事件句裡「咗」的語義到底是標示「停止」還是「持續」，我們不作定論，只關注「咗」的分佈範圍擴展到哪些類型的事件句。

(20) 存在句傾向用「咗」：

- a. 門口泊咗/(\*住)一架車。(〈京〉門口停著/了一輛車。)  
花園度種咗/(\*住)兩棵樹。(〈京〉花園裡種著/了兩棵樹。)  
張紙上面畫咗/(\*住)一個人。(〈京〉紙上畫著/了一個人。)
- b. 牆上面掛咗/住三幅畫。(〈京〉牆上掛著/了三幅畫。)  
黑板上面寫咗/住五個字。(〈京〉黑板上寫著/了五個字。)  
佢今日著咗/住一件紅色冷衫。(〈京〉他今兒穿著/了一件紅毛衣。)

再看，「咗」所適用的持續性事件句在範圍上大於「了<sub>1</sub>」，這包括三種情況。(21a)是表達靜態持續的事件，北京話的對應句只能用「著」，若用「了<sub>1</sub>」是表達動態變化性事件的，未必指當前持續的狀況。(21b)是高頻慣常句，粵語可有條件地用「咗」，這種用法限於表達附著存在義的結構式「V+ (啲+處所NP)」，而北京話的對應表達從不用「了<sub>1</sub>」，也未必能用「著」。(21c)是連動式表達動態持續的事件，首個謂詞都用「咗」，北京話的對應句要用持續體助詞「著」或「呢」。

(21) 「咗」所適用的持續性事件句在範圍上更大：

- a. 有個人瞓咗/(?住)喺張床度。(〈京〉有個人在那張床上躺著呢。)  
有兩個老人家住咗/(\*住)喺個間房度。(〈京〉有兩個老人在那間房裡住著呢。)  
你睇吓，個部電視著咗/住紅燈呀。(〈京〉你看，那部電視機亮著紅燈呢。)
- b. 佢年年都瞓咗/(\*住)喺張床度。(〈京〉他年年都在那張床上睡(\*著)。  
佢差唔多日日都困咗/住喺圖書館。(〈京〉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圖書館裡待著。)
- c. 你頭先做咩嚟啊？——我同咗/(\*住)佢食飯。(〈京〉……\*我跟他吃飯。  
/我跟他吃飯呢。)  
上個月我跟咗/住佢去香港。(〈京〉\*上個月我跟他去香港。/上個月我跟著他到香港去\*(了)。

需指出，(20–21)是處所存在或協同伴隨的狀態，它們都是靜態性(stativity)很強的事件，不屬於動態進行(progressive)事件，這是「咗」及「了<sub>1</sub>」能表達的持續性事件的範圍。該限制應該源於完整體和非完整體(imperfective)的銜接橋樑是靜態事件(范曉蕾2020: § 5.2.3)，靜態事件既是完整體事件的結果狀態，範疇上又屬於非完整體。

不過，在持續性事件的表達中，「咗」也有比「了<sub>1</sub>」受限的地方：前者更排斥持續義副詞「一直」。(22a)因只能用「咗」，不能加

「一直」；(22b)可以用「住」，此時才能加「一直」。這說明存在句的「咗」沒有真正地編碼持續體。然而，對應於(22)的北京話句子用「了<sub>1</sub>」「著」皆可，部分母語者還表示這些存在句用「了<sub>1</sub>」時也能加上「一直」，這預示北京話「了<sub>1</sub>」已萌芽出持續體意義（范曉蕾 2020）。這些差異引發兩個問題：(22a)和(22b)表達的持續性事件有何不同，存在句用「住」的條件是什麼？香港粵語「咗」「住」和北京話的「了<sub>1</sub>」「著」在體貌意義上的具體差異什麼？這些是日後需考量的問題。

(22) 「V咗」用副詞「一直」有不同：

- a. 上個禮拜門口(\*一直)泊咗/(\*住)一架車。(〈京〉上禮拜門口一直停著/了一輛車。)
- b. 間屋牆上面一直掛(\*咗)/住三幅畫。(〈京〉那間房的牆上一直掛著/了三幅畫。)  
呢個藝人喺公眾面前一直保持(\*咗)/住良好嘅形象。(〈普〉那個藝人在公眾面前一直保持著/了良好的形象。)
- c. 呢件衫佢一直著咗好多日。(〈京〉那件衣裳他一直穿了好幾天。)  
佢哋嘅交情一直保持咗十幾年。(〈京〉他們的交情一直保持了十幾年。)

注意，「V咗+時量NP」（及「V了<sub>1</sub>+時量NP」）可搭配「一直」（例(22c)），這要另當別論。該格式類似於主謂式（Teng 1975；Lin 2008），即「時量NP」是謂語，那麼，它的副詞「一直」真正修飾的只有「時量NP」，不包括「V咗」，這種組合式不能證明當中的「咗」編碼了持續體。

### 3. 動因推測

#### 3.1 語序類型：強VO型

現實句裡「咗」排斥隱去、緊附於複雜短語的首個謂詞上，而且能同時用於連動式的兩個謂詞上，我們推斷，這些句法特徵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粵語的語序類型：它是VO型語序最明顯的漢語方言（劉丹青 2001）。語序類型對時體詞的位置和功能皆有影響。

### 3.1.1 謂中時體詞和謂語複雜度

以往研究證實，南北漢語有語序類型上的差異，越向南的漢語是VO型的語序特徵越明顯的，越向北的漢語是OV型的語序特徵越明顯的（橋本萬太郎2008[1978]）。附於V上的時體標記會受語序類型的影響，VO型語言的時體標記一般在VO之前，OV型語言的時體標記一般在OV之後。南北漢語時體詞的句法位置正體現了這一趨勢。Fan (2014: § 10.2.2) 談到，偏VO型的南方漢語更愛用謂前的助動詞和副詞，如進行體副詞「在」、經歷體副詞「曾」、將來時助動詞「會」、表肯定已然事件的助動詞「有」其實都限於南方方言；偏OV型的北方漢語更愛用謂後的句末時體詞，北方方言裡，進行體標記是句末助詞「呢」，過去時標記是句末助詞「來」，有些晉語還用句末助詞「也/呀」標記將來時。而且，南北漢語雖然都有句末的「了<sub>2</sub>」類時體詞，但對它的使用強制度不同，東南方言不太依賴「了<sub>2</sub>」類詞完句，北方方言強烈依賴「了<sub>2</sub>」完句，§ 3.1.2將展示粵語和北京話的例證。

這裡有四點說明。第一，句末時體詞不包含純粹的語氣詞(mood particle)，南方漢語的語氣詞（如粵語的「喔、咋、啊、囉」）遠多於北方漢語，但它們沒有時間意義，功能和來源大異於句末時體詞。南北漢語語氣詞的數量懸殊應該並非語序類型所致，馮勝利(2015)認為這肇因於南北漢語聲調類型的差異。第二，粵語除「喇」外還有一個標示過去時的句末時體詞「嚟」（參見鄧思穎2015: 203），這不會衝破「北方漢語比南方漢語更傾向用句末時體詞」的基本格局。因為晉語、冀魯官話、中原官話也有「來」作句末時體詞，該詞很常用甚至有強制性，所以，在句末時體詞的種類上，粵語仍是少於北方漢語的。第三，粵語有貌似句末時體詞、實為其他性質的功能詞，要區分排除。粵語的謂中時體詞「住」還有在「VO」之後的用法，如「佢未結婚住他還沒結婚」<sup>8</sup>「我唔瞓覺住我還沒要睡覺呢」，這種用法的「住」限於否定句「未/唔/唔好+VP+住」，是否定句誘發的時體詞移位。Fan (2014: § 7.6.2) 指出，南方漢語裡否定句、疑問句、強調感歎句常常會觸發謂中時體詞後移到句末，例如，貴港粵語「開完整體」、台灣國語「過經歷體」一般處於VO之間，但在上述三種句類裡便有後移到O之後的用法。我們認為，這種移位現象源自句子語氣或信息上的動因，

8. 感謝審查人提出這個例句。

不是時體詞自身的語義演變。所以，在否定句裡臨時移位的「住」不能算作句末時體詞。另外，粵語的「先」雖然處於VP後表示時間關係（如「你食飯先<sub>你先吃飯</sub>」），但它不是句末時體詞，而是後置副詞，這是VO型語序的典型特徵。第四，吳閩方言有較強的動詞居末傾向和左分枝特徵（劉丹青2001），但這很可能是歷史晚起的表像。劉丹青(2001)明確宣稱吳閩方言的受事前置句式是話題化引起的內部發展，范曉蕾(2017: 582)推測吳閩方言的底層仍是偏VO型的，這些方言偏愛謂前時體詞是符合上述趨勢的。

南北漢語皆有謂中時體詞，北京話有「了<sub>1</sub>、著、過」，粵語有「咗、緊、住、過」，它們形成「V+時體詞+O」格式，該格式可視為偏VO型語言的句法表徵，因為VO型語言的一大特點是V後可以是很複雜的成分，而附於V和其後成分之間的謂中時體詞無疑會加劇整個謂詞結構的複雜性，如英語「He is writing homework」、「He knocked the door」的-ing、-ed可視為一種「謂中時體標記」。然而，漢語形態化的程度遠低於英語，常常允許功能詞的省略，尤其是時體詞的隱去。謂中時體詞的隱去會影響句法結構的表像，它使「VO」無縫連接、貌似一個複合動詞（如「吃飯、喝水」），從而實現「名詞併入(noun-incorporation)」(Mithun 1984: 872等)，這樣句子看似以動詞結句，張敏(2010)將該現象視為「動後限制」(postverbal constraint)較強、符合OV型語序的句法表徵。因此，漢語方言裡謂中時體詞的分佈趨勢可反映出該方言的語序類型特點：謂中時體詞傾向隱去，常構成「簡單VP、動詞結句」的表像，更符合OV型語序；謂中時體詞排斥隱去，不懼構成「複雜的謂詞短語、名詞結句」的形式，更符合VO型語序。南北漢語的謂中時體詞正體現出這樣的分佈差異，如下所述。

據筆者考察，東北和西北方言裡，謂中時體詞非常傾向隱去，它有兩種隱去方式。第一種是弱化為零形式，即省略。經考察，北京話的「了<sub>1</sub>」比以南的河北方言「了<sub>1</sub>」更易省略，這應該是因為東北官話比冀魯官話更接近OV型語言。一些黑龍江方言裡，現實句即使帶時量賓語也不能用「了<sub>1</sub>」（例(23a)），足見東北官話「了<sub>1</sub>」的弱化趨勢之強。第二種是後移到VP後，如西北方言的持續體助詞「著」形成「VO著」格式（例(23b)），起始義補語「開」形成「VO開」格式（例(23c)），這是「OV型的西北民族語接觸」引發的漢語演變（張敏2010）。

(23) 北方方言裡謂中時體詞的隱去：

- a. <漠河>他來(\*了)三天了。(曹志耘主編2008: 64)
- b. <蘭州>那他正看書著呢。(筆者調查)
- c. <西安>天又下雨開咧天又下起雨了。(筆者調查)

南方方言的謂中時體詞普遍地排斥隱去，應該跟它更接近VO型語言有很大關係。粵語作為最偏VO型的漢語方言，它的「咗」不僅拒絕隱去，還要緊附於首個謂詞上、位於多個謂詞之間，這些都隔開了V與其後成分之間的距離，使得V後帶有多個成分的表徵更明顯。其中，「咗」可同時用於連動式的兩個謂詞上，這無疑也令V之後的成分更加複雜，是粵語「動後限制」較弱的一個表現。其實，粵語的謂中時體詞都傾向緊附於複雜短語的首個謂詞上，進行體助詞「緊」、標示終結性的詞尾「埋」均有平行的表現(例(24))。經歷體助詞「過」在香港粵語裡未找到有這種句法表現的例證，但百色粵語有「佢撞過兩隻人死。(〈京〉他撞死過兩個人。)」的說法(筆者調查)，當中「過」正是附於兩個V的首個謂詞上。可見，謂中時體詞是粵語用來加劇謂語形式複雜性的重要手段，這有相當的區域普遍性。由此推知，跨語言中常見的「名詞併入」操作應該很少見於粵語。

(24) 粵語的複雜短語傾向首個謂詞帶時體詞：

- a. 阿樂嚟咗未呀？——啱啱剛到咗大樓門口，佢而家行緊入嚟。(〈京〉>.....他這會兒正往這兒走呢。)
- b. 阿樂呢？——而家幫緊我搬屋呀。(〈京〉>.....這會兒幫我搬家呢。)
- c. 頭先佢教埋我寫最後一個字。(〈京〉>剛才他教我寫了最後一個字。)

粵語的謂中時體詞在種類和功能上也比北京話的要更豐富。除卻「咗、緊、住、過」外，粵語還有「開、起(上)、嚟、返、埋、嘸」等體貌詞或動相補語；而且，粵語裡「過」除經歷體外還有重複、修正等功能，「開」除起始義外還有慣常功能，這都不見於北京話的對應詞。根據林華勇等(forthcoming)的報導，廉江、貴港等粵語裡緊附於V上的「慣」已由結果補語虛化為一個慣常體助詞，其語法化程度遠高於普通話的「慣」。林氏等提出，這個案例符合東南方言「動詞後置成分」較為豐富的特點，我們進一步認為，它反映出粵語「謂中時體詞」是更發達的。粵語的謂中時體詞如此發達，應該肇因於粵語偏VO型語序而更傾向在「VO」之間插入成分，由此發展出多樣的謂中功

能詞。當然，偏OV型的西北方言看似也有不少緊附於V上的謂中時體詞，它們的趨向補語「開、起、上、下」承擔了很多體貌功能（筆者調查），但帶這些詞的句子往往是「把字句」或「OV」式，所以，這些方言很少用「V+時體詞+O」式，謂中時體詞並非真正的發達。

### 3.1.2 句末時體詞和完句效應

南北漢語的語序類型差異有另一個語法後果：南方漢語往往不像北方漢語那樣依賴句末時體詞來完句。粵語就不像北京話那樣傾向用句末時體詞，很多有界事件句無需「喇」也能完句（例(25a)），有時甚至拒絕用「喇」（例(25b-c)），而北京話的對應句是必須用「了<sub>2</sub>」的。於是，粵語有很多僅用「咗」的句子對應於北京話僅用「了<sub>2</sub>」的句子。

(25) 粵語和北京話裡有界事件句的完句比較：

- a. <粵>食啲麵包啦！——唔使，我已經食咗早餐(喇) #。  
<京>吃點兒麵包吧。——不用，我已經吃了早飯\*(了) #。
- b. <粵>阿樂去咗邊呀？——佢去咗街市買餸\*(喇) #。  
<京>小王去哪兒了？——他去市場買菜去\*(了) #。
- c. <粵>佢爺爺抗戰嗰陣時俾日本人打斷咗隻右腳\*(喇) #。  
<京>他爺爺抗戰那會兒叫日本人打斷(了)右腿\*(了) #。<sup>9</sup>

無界事件句也有平行的表現。粵語裡，有一定動態性的無界事件句也常常無需句末時體詞便完句，北京話的對應句必須要用句末時體詞「呢」——它是北方漢語的非完整體標記。於是，粵語很多僅用謂中時體詞「住、緊」的句子對應於北京話未必用「著」、但必用「呢」的句子（例(26)）。

(26) 粵語和北京話裡無界事件句的完句比較：

- a. <粵>你睇，圖章上面刻住佢個名 #。  
<京>你看，圖章上刻\*(著)他的名字\*(呢) #。
- b. <粵>而家佢做緊乜嘢？——佢上緊堂 #。  
<京>這會兒他幹啥呢？——他上\*(著)課\*(呢) #。
- c. <粵>今日我去搵佢嗰陣，佢著緊衫 #。  
<京>今兒我去找他那會兒，他正穿\*(著)衣裳\*(呢) #。

9. 該句在北京話裡或被視為僅用「了<sub>1</sub>」即可完句，但至少冀魯官話裡它是必用「了<sub>2</sub>」方能完句的。

一個特別的案例是(27)，它顯示出粵語的一些「冇V咗」句對應於北京話的「沒VP了<sub>2</sub>」句。我們知道否定句很難用「咗」和「了<sub>2</sub>」，但粵語和北京話各有一種例外，如(27)所示，粵語的例外是「冇V咗+時量NP」句，北京話的相應例外是「時量NP+沒VP了<sub>2</sub>」句。張洪年(2007)提到(27a)很特別，因為它是「冇」和「咗」共現。當然，§ 2.2談及否定句可以有條件地用「咗」，但(27a)的情況在所述的條件之外。其實，(27)是句法結構很獨特的句子。據金立鑫(2005)，(27b)雖然含有一個VP，卻表達兩個謂詞性命題，它相當於「①我沒去+②很長時間了」，即「沒」跟「了<sub>2</sub>」並無直接的組合關係，這就不算真正的否定句用「了<sub>2</sub>」。由此類推，(27a)也是平行的情況，它句法上相當於「①冇去+②有咗好耐/過咗好耐」，亦非真正的否定句用「咗」，這一「冇+V咗」的獨特例外便得到解釋。<sup>10</sup>

(27) 粵語和北京話裡有界事件句的完句比較：

- a. <粵>我有去咗好耐。 (張洪年2007: 155)  
 b. <京>我很長時間沒去(那兒)了。

南北漢語的句末時體詞還在多功能模式上有不同。粵語的「喇」與北京話「了<sub>2</sub>」雖然功能上有相當的重合性(例(28a))，但二者的語義不全同。§ 2.1就談到「喇」不足以標示事件的現實性，而「了<sub>2</sub>」往往足以表達現實性。即使在現實句裡，「喇」也只能用於表達變化性事件的句子，該詞令句子有「事件的結果狀態延續至今」的衍推義，這是典型的「當時相關性」(例(28b))，說明「喇」句表述的過去事件限於完成體的典型情況中。相反，北京話「了<sub>2</sub>」即使用來表達變化性事件，也不衍推事件的結果狀態延續至今。再者，「了<sub>2</sub>」還能用來表述過去的非變化事件(此時可換為「呢」)，如(28c)，句子單獨報導一個事件，無關於前後狀況的變化，它不能與其他句子構成事件進展鏈條，即它的話語環境(discourse context)不同於(28a)這種帶變化義「了<sub>2</sub>」的句子。我們認為，(28c)的「了<sub>2</sub>」大致是Chao(1968:798)為它界定的一個功能「過去的單獨事件(isolated event in the past)」，因為Chao對該功能的例證之一「我昨兒到張家吃飯了」跟(28c)很類似：敘述一個過去事件，該事件獨立自足，不涉及跟其他事件的進展關係。

10. 經調查，(27a)在當代粵語裡是接受度很低的，本文暫且按照張洪年(2007)的記錄做分析。

范曉蕾 (2021: 233–236) 論證了普通話中(28c)這類用法的「了<sub>2</sub>」是不含變化義的「單獨過去」功能，它應該區別於「了<sub>2</sub>」的其他時體功能。粵語「喇」顯然沒有這種標示單獨過去的時體功能。可見，北京話的「了<sub>2</sub>」比之粵語的「喇」能用來表達更多類型的過去事件。

(28) 粵語「喇」和北京話「了<sub>2</sub>」有時體義的差異：

- a. <粵>啲家務積咗好多日，琴日我終於洗咗衫喇。  
<京>家務活堆了好多天，昨天我可算洗了衣裳了。
- b. <粵>阿發琴日去咗澳門喇 [阿發現在在澳門]，聽日會返嚟/(\*係今日上晝返咗嚟嘅)。  
<京>小王昨兒去了澳門了 [小王現在可能在澳門，也可能不在澳門]，明兒才回來/是今兒上午回來的。
- c. <粵>你琴日做乜嘢嚟呀？——我嘍屋企洗衫(\*喇)。  
<京>你昨兒幹什麼了？——我在家洗衣裳了/呢。

粵語「喇」和北京話「了<sub>2</sub>」在多功能性上的差異，或許也有語序類型上的動因。一方面，偏VO型的粵語不常用句末時體詞，導致「喇」限於最初的時體意義上；偏OV型的東北官話常用句末時體詞，使「了<sub>2</sub>」有機會發展出更多功能。另一方面，偏VO型的粵語很排斥「咗」的隱去，這會限制與之共現的「喇」發展新功能。相反，偏OV型的東北官話傾向隱去「了<sub>1</sub>」，這導致與之共現的「了<sub>2</sub>」容易發展出新功能。我們推測，北京話中單獨過去義的「了<sub>2</sub>」應該來自表變化義的「了<sub>2</sub>」。比如，「我昨天洗衣裳了」很可能是「我昨天洗\*(了)衣裳了」在早期隱去「了<sub>1</sub>」的結果，這樣一來，「了<sub>2</sub>」由搭配停止義VP變為搭配持續義VP，於是，它逐漸丟失變化達成義，只保留過去時的意義。換言之，北京話的「了<sub>2</sub>」之所以能表達更多類型的過去事件，歸因於該方言容許「了<sub>1</sub>」的隱去，由此引發「了<sub>2</sub>」時體義的重新分析。這個歷時推測有跨方言的證據，不止粵語，北京以南的很多方言都排斥「了<sub>1</sub>」類詞的隱去，如邢臺話、平遙話、咸陽話、綿陽話（筆者調查），這些方言的「了<sub>2</sub>」類詞也如粵語「喇」一樣不能用來表達(28c)，它們沒有單獨過去的功能。

### 3.2 詞源語義：動詞「著」

「咗」比「了<sub>1</sub>」更難用於非現實句、更易用於表述持續性事件的謂語，這應當跟「咗」的詞彙來源有關：它的本字很可能是動詞

「著<sub>附著</sub>」。Cheung (1997)、陳伯輝(1998)、吳芳(2007)從音韻角度論證「咗」源於入聲「著」，我們發現「咗」的語法表現也印證了這一看法。

### 3.2.1 「著」系完整體標記的語法表現

詞源為附著義動詞的「了<sub>1</sub>」類詞可稱為「『著』系完整體標記」，典型案例見於北部吳語。梅祖麟(1980; 1989)論證上海話的完整體助詞「仔」源自動詞「著<sub>附著</sub>」，認為它經由結果補語（按：表達成義的動相補語，如「找著<sub>到</sub>鑰匙」）發展為完整體助詞，見圖1。吳福祥(2002)又構擬出更詳細的「著」變為體標記的語法化路徑，見圖2。

$$V + (\text{著}_{\text{附著}} + \text{處所NP}) \rightarrow (V + \text{著}_{\text{動相補語}}) + \text{客體NP} \rightarrow \\ (V + \text{著}_{\text{完整體助詞}}) + \text{客體NP}$$

圖1. 附著義動詞演化為體助詞（梅祖麟1980[1979]; 1989）



圖2. 附著義動詞的語法化歷程（吳福祥2002: 29）

不同詞源的功能詞會有歷時演變路徑的差異，這往往影響到它們的共時語法表現。我們認為，「著」系完整體標記有很多語法特點是其詞源所致，下面以陶寰(1996b)、盛益民(2014)所描寫的紹興話「得」為例說明，陶寰(1996a: 10–16)已考證其本字為「著」。第一，「得」要求後面須有賓語NP（例(29a)），這應該是因為它在「V+著+處所NP」格式中演化為體助詞，偏向保留帶賓語的句法特徵。第二，「得」難以承擔「掉<sub>動相</sub>」的功能，很排斥非現實句（例(29b)），因為其詞源「著」不指示客體損失。而且，附著義在語法化後難以發展為完結義，「著」系體標記應該沒有固定的完結義，即終結性偏弱。第三，「得」比北京話「了<sub>1助詞</sub>」更容易用於持續性事件的表達中，它是存在句唯一可在賓語前的助詞（例(29c)），還是很多持續義VP的必用助詞（例(29d)），這是因為附著義極易變為持續體功能（王力1980 [1958]；太田辰夫1958；趙金銘1979；梅祖麟1989），梅祖

麟(1980[1979])主張上海話體助詞「仔」源自「著」的重要證據就是它同時作持續體標記。簡言之，「著」系體標記在語義上是持續性偏強的。理論上，某個完整體標記有上述三種語法表現，便預示其詞源極可能是「著」。

(29) 紹興話完整體助詞「得」的語法表現：

- a. [只在NP前] 多寫得三個字 多寫了三個字。vs. 電視完(\*得)哉 電視完了。  
(盛益民2014: 398)
- b. [不作動相補語] 本書弗可損還/(\*得) 那本書別丟掉。  
(筆者調查)
- c. [存在句的唯一助詞] 牆壁高頭掛得一張圖畫 牆上掛著一幅畫。  
(陶寰1996b: 309)
- d. [容易表持續性事件] 佢都是跪得拜渠 我們都是跪著拜他的。  
(盛益民2014: 397)

「咗」正是同時具備上述三種語法特點。第一，它雖然允許後面無NP，但是它傾向於後面有成分，表現為它常常要插在複合動詞中間，如「佢發咗達喇」「阿爺先咗蹤」，北京話「了<sub>1</sub>」一般不能這樣用。第二，§ 2.2證明「咗<sub>動相</sub>」終結性偏弱，用於非現實句極受限。第三，§ 2.4顯示「咗」持續性較強，它不僅是存在句的首選體助詞，所適用的持續性事件句在類型上遠超過完整體標記的典型用法。這些表現預示「咗」跟吳語「仔」「得」是同類詞源的完整體標記。

### 3.2.2 「了」系完整體標記的語法表現

證明上述假設還要對比其他詞源的「了<sub>1</sub>」類詞，主要是詞源動詞表示「事物完盡、動作停止」等終結義的完整體助詞，典型案例是北方方言的「了<sub>1</sub>」，它代表「『了』系完整體標記」。王力(1980[1958]:302-307)、梅祖麟(1981)等將「了<sub>1</sub>」的演變路徑構擬為圖3，其詞源動詞「了<sub>完盡</sub>」起初在「V+客體NP+了」格式裡，後來隨著中古漢語動結式的演變，「了」前移到V上，才形成「V+了<sub>1</sub>+客體NP」格式。

(V + 客體NP) + 了<sub>完盡義動詞</sub> → V + 客體NP + 了<sub>結果補語</sub> →  
V + 了<sub>結果補語</sub> + 客體NP → V + 了<sub>完成貌助詞</sub> + 客體NP

圖 3. 完盡義動詞演化為體助詞 (王力1980[1958]; 梅祖麟1989)

可以想見，「了」系完整體標記的歷時演化過程會保留在它的共時語法表現上，事實正是如此。第一，曾經的「V+客體NP+了」格式使詞形「了」容易出現在賓語NP之後。北方方言的句末時體詞「了<sub>2</sub>」是位於NP後的一種「了」，它與「了<sub>1</sub>」同源，只是共時上往往不同音。很多北方方言還有位於賓語NP後的句內功能詞「了」，其語音更接近動詞「了<sub>完盡</sub>」，可記為「了<sub>2句內</sub>」，它是多功能的。例如，很多北方話的「了<sub>2句內</sub>」用於非現實VP裡標示結果達成義，如「小心<sub>避免</sub>+VCO了」「差點兒<sub>沒</sub>+VCO了」的「了」（例(30a)），范曉蕾(2019:219)稱之為「『了<sub>2</sub>』的準時體功能」。再如，中原、冀魯官話的「了<sub>2句內</sub>」還能標示時間關係「以後」義（例(30b)），可視為先時標記。第二，由於源自NP後的位置，「了」系體標記也不易插在有組合關係的兩個謂詞之間。吳繼章(2007:36)就指出，整個河北方言裡，動趨式的「了<sub>1</sub>」只能在趨向補語之後，拒絕插在動趨式之間（例(30c)）。

(30) 北方方言「了<sub>1</sub>」及其同形成分的語法表現：

- a. [在NP後作準時體詞] <京>小心認錯人嘍<sub>了<sub>2</sub></sub>啊！
- b. [在NP後作先時標記] <商水>他吃完包子 liao<sub>了<sub>2</sub></sub>，又喝le<sub>了<sub>1</sub></sub>一碗糊塗。  
(Chen 2015: 61)
- c. [傾向在趨向補語後] <邢臺>他拿出來嘍<sub>了<sub>1</sub></sub>一本書。vs. \*他拿出嘍<sub>了<sub>1</sub></sub>一本書來。
- d. [作動相補語] <京>鴻門宴上，項莊到底沒殺嘍<sub>了<sub>1</sub></sub>沛公啊！
- e. [存在句的次要選擇] <京>牆上掛著/了畫兒。vs. 天上飄著/(\*)白雲。
- f. [不易表持續性事件] <京>那個電視機亮著/(\*)紅燈呢。

第三，「了」系體標記原有的詞彙義指示客體消失，這使它能完全承擔「掉<sub>動相</sub>」的功能，更容易用於非現實句（例(30d)） (§ 2.2)。而且，完盡義在語法化後極易變為抽象的完結義，理論上「了」系體標記一般是終結性偏強的。第四，相應地，「了」系體標記是持續性很弱的，其原有的完盡義使它排斥被用來表達持續性事件，這種助詞用於存在句的自由度遠不如專門的持續體助詞「著」（例(30e)），更是難以用於其他類型的持續性事件句（例(30f)）。這些都是北方方言「了<sub>1</sub>」及其同形成分的語法表現。

南方方言也有「了」系完整體標記，汕頭話的「了<sub>1</sub>」就源於動詞「了<sub>完盡</sub>」，參考施其生(1996)可知，它跟北方話的「了<sub>1</sub>」有一系列平行的語法表現。第一，汕頭話的「了」傾向在NP之後，不僅它的

句末時體詞「了<sub>2</sub>」跟「了<sub>1</sub>」同形(例(31a))，它還有類似(30b)「了<sub>2</sub>句內」的先時標記功能(例(31b))，施氏稱之為「表過程完結的『了<sub>3</sub>』」(1996:167)。第二，施氏指出，汕頭話的「了<sub>1</sub>」不能處於動趨式的中間，也不能在動趨式和賓語之間(1996:165)。雖然我們在汕頭話找到一些「動趨式+了<sub>1</sub>+賓語」式的句子(例(31c))，但它的「了<sub>1</sub>」都是在趨向補語之後的，這跟河北方言的「了<sub>1</sub>」一致。第三，汕頭話的「了<sub>1</sub>」也是持續性很弱的，它不能用於存在句(例(31d))，極為排斥表達持續性事件的謂語。最後，汕頭話另有「掉<sub>動相</sub>」類詞，其「了」不承擔「掉<sub>動相</sub>」的功能，但它可作完結義的結果補語(例(31e))，有很強的終結性。南北漢語「了」系體標記的語法平行性印證：時體詞的共時表現確實可以映射其詞源的語義性質。

(31) 汕頭話「了<sub>1</sub>」及其同形成分的語法表現：

- a. [在NP後作句末時體詞] 頭前只汽車撞著人了前面的汽車撞到人了。  
(施其生1996: 165)
- b. [在NP後作先時標記] 睇電影了正轉去看完電影再回去。  
(施其生1996: 167)
- c. [在趨向補語後] 伊上個月搬去了香港嘍他上個月搬到香港去了。  
(筆者調查)
- d. [拒絕存在句] 車底坐(\*了)二個外國人車裡坐著兩個外國人。  
(施其生1996: 179)
- e. [完盡義補語] 你洗衫了未你洗完衣服了沒？  
(筆者調查)

基於上述推論，支持「咗」源於「著」的另一證據就是一百多年前廣州話的完整體助詞「曉」，它有很不同的語法表現。郭必之、片岡新(2006)(下稱「郭氏和片岡」)從音韻角度論證「曉」的本字是停止義動詞「休」，它跟動詞「了<sub>完盡</sub>」一樣都表示事件結束、非持續，所以「曉」廣義上可歸為「了」系完整體標記。雖然「曉」和「咗」的分佈很相近(Cheung 1997)，但我們基於郭氏和片岡對歷史文獻的考察找到了「曉」異於「咗」的三個用法，這些用法若跟「了」系體標記做平行比較，都是可解釋的。

第一，「曉」可位於賓語NP之後，很像句末助詞，這是「了」系體標記的常見功能。雖然(32a)的「曉」仍是附於謂詞「去」上，但它也是在能性述補式「除得佢去」、帶其他體標記的謂語「過晒去」之後。郭氏和片岡主張這個「曉」是復合補語「去曉」的一部分

(2006: 101–102)，但該解釋缺乏平行的例證。郭氏和片岡提出「曉」若視為句末助詞，將無法說明它的來源及它跟謂中時體詞「曉」的關係（2006: 101，腳註38）。但「曉」兼作謂中時體詞和句末時體詞恰恰平行於其他「了」系體標記的用法，符合它詞源為「休」的多功能模式，是很可能的情況。第二，有的「曉」未緊附於動趨式的首個謂詞上，而在趨向補語之後，這也是「了」系體標記的句法表現。郭氏和片岡特別討論(32b)的「V去曉」是異於當今粵語「V咗去」的格式，推測這歸因於早期粵語「去」有完成義(2006: 98–99)。我們認為，文獻裡很多「V去曉」的例句誠如郭氏和片岡所言，但有些例句（尤其是「出去曉」）的「去」仍有明顯的趨向義，這不失為「曉」異於「咗」的一個用法。況且，郭氏和片岡也承認早期「V曉去」和「V去曉」曾處於競爭的狀態，最後「V曉去」勝出(2006: 100)，這說明歷史上「曉」可在趨向補語之後。

(32) 早期廣州話體助詞「曉」的語法表現：<sup>11</sup>

- a. [在句末的NP後] 都總唔能來除得佢去曉都總不能把它掃光。  
(2006: 101，轉引自《麥詩》(1893))  
個的日子那些日子，就過晒去曉都已經過去了。  
(2006: 101，轉引自《麥詩》(1893))
- b. [在趨向補語後] 故此唔害得成二徒就出去曉加害不成二徒就出去了。  
(2006: 98，轉引自Piercy 1871)  
就唔能來網綁得起，咁拈去曉不能把它綁起來拿走。  
(2006: 99，轉引自《麥詩》(1893))  
咁逃走去曉這樣跑掉了。  
(2006: 99，轉引自《麥詩》(1893))
- c. [作動相補語] 倘若爾地果能去得曉自己顧自己有益呢一段私心假如你們可以去除得到自己顧自己這一份私心。  
(2006: 101，轉引自《麥詩》(1893))  
我就同爾割曉、煮熟、燴到焗到合爾口味來食我就替你切好、煮熟，燒得合你的口味來吃。  
(2006: 101，轉引自《麥詩》(1893))
- d. [用於「有VP」] 我有行曉我有走開。  
(2006: 97，轉引自Dennys 1874)

第三，「曉」可以承擔「掉動相」的功能（例(32c–d)），這也是「了」系體標記的常見用法，足見其終結性較強。郭氏和片岡指出(32c)的「曉」是補語(2006: 101)，當中的核心動詞「去、割」都是去除義動詞，按理「曉」應標示出損失義。郭氏和片岡認為(32d)這種

11. (31)的語料均引自郭必之、片岡新(2006)，每句後面的頁碼是轉引頁的頁碼。

「有」「曉」共現的句子是特例，難以解釋，因為當今粵語表肯定狀況存在的助動詞「有」不能搭配「咗、緊」等動態時體詞(2006:97)。我們推測，若文獻例句(32d)是記錄無誤的，那麼它的「曉」應該是動相補語而非時體助詞，而粵語的助動詞「有」可以自由搭配動相補語。

比較而言，「咗」和「曉」的上述區別符合「著」系和「了」系完整體標記的系統性語法差異，而且，它們同是廣府粵語百年內的完整體助詞，兩者的語法差異只能歸因於詞源差異。這些都間接支持「『咗』源自『著』」的假設。再者，「曉」的完整體功能至今盛行於多個粵方言（東莞、中山等），期待更細緻的方言考察來檢驗我們的解釋。

### 3.2.3 小結：詞源意義和語法表現

綜上所述，漢語方言有「著」系和「了」系兩大類完整體標記，<sup>12</sup>它們有成系統的語法差異（表1），論證虛詞的本字不僅要依據音韻形式，還可以參考語法表現。本節的分析蘊涵兩個假設。第一，「著」系體標記跟本方言常表客體損失的動相補語是不同源的，二者不易混淆。例如，吳語、徽語、贛語多用脫離義動詞作「掉<sub>動相</sub>」類詞 (§2.2)。第二，「了」系體標記跟本方言表客體損失的動相補語可以是同源的，這形成完整體助詞和動相補語混同的局面。很多北方方言都用「了<sub>動相</sub>」 (§2.2)，普通話的「掉<sub>動相</sub>」顯然來自南方官話。注意，所謂「『著』系體標記」和「『了』系體標記」指它們的動詞詞源分「附著（於處所）、達到」和「（客體）損失、（動作）停止」兩類詞彙義，不限於本字為「著」和「了」。比如，某些北方官話的一部分句子中用「罷」對應於北京話的「了<sub>1</sub>」，如「<河北內丘>吃罷飯啦沒吃了飯了沒？」「<河南原陽>他才將看罷報紙了他剛才看了報紙了」。這個「罷」可視為「了<sub>1</sub>」類詞的一種形式，其詞源表示「結束」，應歸為

12. 這裡的「完整體標記」統稱各方言中功能大致相當於普通話「了<sub>1</sub>助詞」的時體詞，它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儘管多數方言的「了<sub>1</sub>」類詞已發展為高度語法化的助詞，但一些東南方言的「了<sub>1</sub>」類詞仍然只是語法化程度偏低、句法性質接近於結果補語的虛化動詞，如汕頭話的「了<sub>1</sub>」（施其生1996）、溫州話的「爻」（潘悟雲1996），它們其實類似於類型學上的「完結體(completive)標記」。無論如何，完整體和完結體皆用於表達有界事件，彼此又存在歷時衍生關係，兩者在體貌範疇的大類上可歸到一起。

「了」系體標記。<sup>13</sup> 再如，根據潘悟雲(1996)、丁健(2020)的報導，浙江溫州話及路橋話的「爻」在相當的程度上對應於北京話「了<sub>1</sub>」的用法，但「爻」總是給謂語帶來完結義，其終結性遠強於「了<sub>1</sub>」，溫州話的「爻」還兼作結果補語。這些南部吳語的「爻」顯然屬於「了」系體標記，其本字被有些學者擬測為「去」或「卻」（參見丁健2020: 109），這兩個字都能作消失義動詞。

表 1. 「著」系和「了」系兩類完整體標記的語法表現

「著」系體標記（源自附著義動詞）	「了」系體標記（源自終結義動詞）
極傾向在客體NP之前，不承擔「了 <sub>2</sub> 」的功能。	可以在客體NP之後，可承擔「了 <sub>2</sub> 」的功能。
終結性偏弱，難以承擔「掉 <sub>動相</sub> 」的功能，無完結義。	終結性偏強，可承擔「掉 <sub>動相</sub> 」的功能，有完結義。
持續性偏強，存在句的首選助詞，可以用來表達一些典型的持續性事件。	持續性極弱，在存在句裡的出現傾向性較低，很難用於典型的持續性事件句。

有些方言的完整體標記兼涉「了」系和「著」系。Hu (2019)報導了江蘇宜興話的「了<sub>1</sub>」類詞有兩個形式[lə]和[dzə]，方言字可寫作「辣」和「則」，如「他吃辣/則三隻蘋果<sub>他吃了三個蘋果</sub>」。「辣」可能源自「落掉」（黃河博士的意見），那麼，它就屬於「了」系體標記，而「則」當如梅祖麟所論的那樣源自「著」。兩者的使用差異也支持這種詞源判斷。第一，據Hu (2019)，當V搭配非數量NP時，該NP必須在「V辣」之前（例(33a)），卻可以在「V則」之後（例(33b)）。學界皆知吳語是次話題化優先的漢語，其客體NP偏向前置於V。我們發現，吳語裡動結式的客體NP最偏向前置，有固化的「非數量NP+VC」語序，因為動結式的客體NP多為結果C的承擔者，默認是定指性的舊信息，它易話題化前置於謂詞。那麼，「辣」強制用「非數量NP+V辣」語序正支持它原是結果補語「落掉」。相反，在次話題化強勢的大格局下，

13. 根據筆者有限的考察，北方官話裡緊附於V後的「罷」主要搭配持續義動詞（如「看、寫」）或去除義動詞（如「吃、殺」），它大概是相當於普通話「完」或「掉」的動相補語，並非高度語法化的助詞。

「則」仍允許「V則+非數量NP」語序，這符合「著」系體標記傾向向「V著+客體NP」語序的特點，因為它原是引介處所賓語的動詞。

(33) 宜興話「辣」和「則」的使用差異：

- a. [客體前置] 我酒已經吃辣喇<sub>了2</sub>。  
他<sub>口</sub>[dɔ]那杯酒吃辣喇<sub>了2</sub>。 (Hu 2019)
- b. [客體後置] 他吃則飯喇<sub>了2</sub>。  
他看到則你喇<sub>了2</sub>。 (Hu 2019)
- c. [完結性事件句] 他三十分鐘裡頭推辣/(\*則)三車貨。  
張三今朝今天一天裡頭高興辣/(\*則)三次。 (Hu 2019)
- d. [持續性事件句] 牆頭浪掛好則/(\*辣)一幅畫<sub>牆上掛了一幅畫</sub>。  
他養則/(\*辣)兩隻貓的<sub>他養著兩隻貓</sub>。 (筆者調查)
- e. [非現實句] 拿把個這包垃圾<sub>口</sub>[dou]扔辣喇!  
他每天拿把三隻蘋果吃辣則，再去唸書。 (Hu 2019)

第二，Hu (2019)談到，當動詞搭配無定的數量NP，該NP要在「V辣」「V則」之後，<sup>14</sup>但只有「辣」能用於受時段狀語「in x time」限制的完結性事件句（例(33c)），可見，「辣」會給謂語帶來完結義，「則」無關完結義。這恰符合「了」系體標記和「著」系體標記的終結性差異。經筆者調查，宜興話裡，包括存在句在內的靜態持續句只能用「則」，不能用「辣」（例(33d)），這也符合「著」系體標記相對傾向出現在持續性事件句的趨勢。第三，從Hu (2019)的語料看，「辣」和「則」可以連用，語序只有「V辣則」式（無「\*V則辣」），它主要見於非現實句，並偏向用處置式「拿把NV辣則」（例(33e)）。非現實句的「辣」和「則」不會是完整體助詞，也不可能都是動相補語，那麼該做何解？我們認為這可採取范曉蕾 (2019: 219)「準時體詞」的分析，該文提出普通話的非現實句有「VC了<sub>1</sub>」式，如「別吵醒了人家！」，當中的「了<sub>1</sub>」絕不同於「掉動相」，而是語法化程度高於「掉動相」、但時體義尚不完備的準時體詞。宜興話的「V辣則」正對應於普通話的這種「VC了<sub>1</sub>」，「辣」相當於「C<sub>結果補語</sub>」，「則」相當於只能附於VC上的「了<sub>1準時體</sub>」。換言之，「辣」可作詞彙性的「掉動相」類詞，有實在的客體損失義；「則」至多作語法性的準時體

14. 數量賓語最偏向在V之後，這在漢語方言中有普遍性，其動因可參考范曉蕾(2020: §6)。

詞，表抽象的結果達成義。這也符合「了」系體標記和「著」系體標記在多功能模式上的差異。

Hu (2019)提出宜興話的「辣」是編碼了終結性和完成體的助詞，我們同意這一考量方向，但認為其分析應予精確化。本文依循范曉蕾 (2020: § 5.2.2)的思路，主張宜興話的「辣」和「則」都是語法異質的成分，均要做多功能分析。現實句(33a)及(33c)的「辣」功能上相當於普通話的「掉<sub>動相</sub>+了<sub>1助詞</sub>」，語義為「完結+相對過去時」；非現實句(33e)的「辣」相當於「掉<sub>動相</sub>」，僅表「完結」。現實句(33b)及(33d)的「則」類似「了<sub>1助詞</sub>」，語義為「停止+相對過去時」；非現實句(33e)的「則」類似「了<sub>1準時體</sub>」，僅表「結果達成」。概言之，現實句的「辣」「則」比非現實句的多了相對過去時的特徵，此特徵令它們成為語法化夠深的助詞；無論何種用法，「辣」總是含「掉<sub>動相</sub>」的意義，其終結性比「則」更強。

關於粵語「咗」源自「著」，是筆者基於現有證據最為認可的假設，但它並非毫無問題。該假設雖然在語義推導、語法解釋、跨方言共性上很合理，但較難講通「著[tsɕek<sup>22</sup>]」和「咗[tsɔ<sup>35</sup>]」的音變過程，因為兩者的韻母聲調差距頗大。退一步看，這在虛詞溯源上不算太大的問題，「著」和「咗」至少聲母相同，方言裡大量的同源虛詞都是只保留聲母，而韻母、聲調大相逕庭。典型的案例是北方方言的時體詞「了<sub>1</sub>」和「了<sub>2</sub>」，學界普遍認同它們源自動詞「了<sub>完盡</sub>」，但它們的韻母和調類在各方言都相差甚遠（侯精一、溫端政1993: 129-131；岳立靜2006: 102），足見虛詞音變之靈活多樣。或有學者認為「咗」的本字是「阻」，這在音變上也許更合宜，但缺乏語義推導的理據和跨方言/語言的平行案例，更是難以解釋「咗」為何相對容易用於表述持續性事件。權衡音變、語法及跨方言共性上的合理度得失，我們優先選擇「『咗』源自『著』」的假設。當然，任何歷時演變的假設都需留有商榷的餘地，況且，方言虛詞的本字考證往往玄妙又難解，粵語的其他時體詞「緊、住」等多是本字懸疑的，筆者對上述假設也持一個開放的態度。更難解的歷時問題是「咗」為何於十九世紀後期才在廣府粵語中興起並勝出，我們未能找到破解的途徑。無論如何，本節的共時觀察是確鑿無疑的，將「咗」的語法表現與吳語的「著」系體標記聯繫起來考量，至少為破解該詞的語源提供了一個可選的分析視角。

### 3.3 其他動因：時體特徵

詞源差異勢必造成共時上「咗」和「了<sub>1</sub>」的時體義有一定的區別。對於兩詞分佈對立的情況，如§ 2.1、§ 2.4用「咗」、不用「了<sub>1</sub>」的有界事件句和持續性事件句，只能訴諸於它們的意義差異。

搭配動詞時，北京話的「了<sub>1</sub>」一般會標示停止義，如「哭了鼻子」默認指哭鼻子已停止的情景。但粵語的「動態V+咗」不是總表示事件的停止，常常有例外。第一，「V咗」的體貌詮釋會因V的情狀特徵、有無「喇」而存在變異。比如，「喊<sub>哭</sub>咗」就從無停止義，它表示實際發生哭的動作，指停止哭或正在哭（包括開始哭）的情景皆可，其命題義如同「有哭」；而「喊咗喇」只表示開始哭，其命題義類似於「喊起上嚟喇」。哪些「動態V+咗」無停止義，這需要考察。第二，例(21)這種持續性事件句（部分抄錄為(34)）裡，「V咗」最難闡釋出停止義。

(34) 典型的持續性事件句用「咗」：

- a. 有個人瞓咗喺張床度。（〈京〉有個人在那張床上躺著呢。）
- b. 佢年年都瞓咗喺張梳化度。（〈京〉他年年都在那張床上睡（\*著/\*了）。）
- c. 你頭先做咩嚟啊？——我同咗佢食飯。（〈京〉……我跟他吃飯呢。）

(34a)的「V咗」表達特定時間的事件例(specific events)，這尚可解釋為動作停止後留下的結果狀態默認會持續，此乃停止義和持續義的中和現象。但是，(34b)表達恆常時段的慣常事件(habitual events)，(34c)表達兩個同時伴隨的狀況，當中的「V咗」難以解釋為停止義和持續義的中和。那麼，該如何界定「咗」的體貌義呢？這是一個難題。根據語法化的漸變性原則，高度語法化的時體詞不止有一兩種時體功能，而是有多種時體功能。由此推斷，(34)的「咗」不是「買咗書」裡那樣的完整體標記，它具有非完整體的意義。

時體詞的語義問題是最複雜的，「咗」語義特征的精確分析只能留待日後來做。上文整理的現象給我們一個啟示：學界對普通話「了<sub>1</sub>、了<sub>2</sub>」的語義分析縱然充分，其結論也不可簡單套用到「咗、喇」等方言對應詞上。尤其是，粵語「喇」和北京話「了<sub>2</sub>」有功能差異 (§ 3.1.2)，這跟「咗」和「了<sub>1</sub>」的語義區別必有聯繫，畢竟，兩類詞是經常共現於同一謂語上的詞對。

#### 4. 結語

本文從比較的視角描寫了粵語體助詞「咗」的語法表現。每個方言的完整體助詞都有異於北京話或普通話「了<sub>1</sub>」的分佈特點，這些語法差異既有方言語序類型的外在原因，也有自身詞源和語義的內在原因。跨方言比較的視角不僅有助於發掘特定功能詞的語法特點，也利於揭示當中的動因。本文的結論或有商榷的餘地，但至少為漢語的完整體範疇提出新的描寫框架和分析思路，並開發了如下幾個議題。

第一，我們所論「『咗』源自『著』」及「『著』系體標記與『了』系體標記有一系列平行的語法差異」是理論假設，要充分論證這些假設需要廣泛而深入地考察各方言的時體詞，這是十分艱鉅又有意義的工作。尤其是，部分廣府粵語的「了<sub>1</sub>」類詞為「咗」是整個粵語區的獨特現象，其他粵方言用「曉、啊、過」（甘于恩2011）或「晒」（Huang 2014）等詞形。那麼，各個粵方言「了<sub>1</sub>」類詞的句法語義差異便需要詳盡的考察，這可檢驗我們提出的語序類型和詞源語義方面的動因解釋。另外，漢語的完整體標記存在「著」系與「了」系之別，這一思路有助於破解很多方言「了<sub>1</sub>」類詞的異源變體形式。例如，§ 3.2.3據此解釋了宜興話「辣」和「則」為何有不同的語法表現。再如，一批湘語的「了<sub>1</sub>」類詞有兩個變體形式「咖」和「噠」（參見伍雲姬2006；魯曼2010），它們的語法差異很可能代表「了」系和「著」系兩類完整體標記的區別。

第二，源自終結義動詞的「了」系完整體標記廣泛見於南北漢語，代表漢語「了<sub>1</sub>」類詞的主流類型。目前所知的「著」系完整體標記僅見於一些南方漢語（參見梅祖麟1989），不見於任何北方漢語，該分佈格局也許有語序類型上的動因。語言裡常用的句法格式才可能語法化出功能詞，那麼情況或許是這樣：偏VO型的南方漢語高頻使用名詞結句的「V+著+處所NP」式，造成該格式的「著」容易演化為完整體標記。如此一來，對於不同方言「了<sub>1</sub>」類詞的語法特點，語序類型和詞源語義的動因得以統一。這一大膽的猜測有待日後小心的求證。

第三，漢語的完句研究素來集中於普通話，其實方言口語更能反映該問題的本質。完句本質上是篇章話語問題（范曉蕾2018: 425，430），但普通話不同於依賴交際互動的北京口語，它帶有書面文言色彩，書面語靠漢字將基本意義傳遞清楚即可，大大放鬆了對句子「語

氣完整性、話語銜接性」的要求，完句的規律性隨之減弱。而且，對普通話的完句判定往往因人而異，原因之一是南北漢語的完句條件不同。據筆者調查，北方方言普遍比東南方言更依賴句末時體詞來促成完句，南部吳語（如浙江台州話）、贛語（如江西蓮花話）、客語（如福建連城話）在完句上比廣府粵語還要排斥句末時體詞。甚至，東南漢語的一些現實性動態事件句不用任何時體詞便完句。閩南語最極端，其時體詞很不發達，如(35a)這種帶數量賓語的現實句不能加「了<sub>1</sub>、了<sub>2</sub>」類的助詞，該情況少見於其他方言。

(35) 東南漢語的現實性動態事件句有零時體詞的情況：

- a. <泉州>我舊年寫蜀卷冊我去年寫了一本書。  
伊舊年儂寫兩本冊那他去年畢竟寫了兩本書了。
- b. <台灣國語>早餐我吃(了)一個雞胸，現在感覺體力\*(有)增加欸。
- c. <普通話>早餐我吃\*(了)一個雞胸，現在感覺體力增加\*(了)。

可想而知，不同方言背景的人對同一句子的完句狀況會有較大的語感差異。我們注意到，台灣國語的完句狀況深受閩南語的影響，如(35b)和(35c)所示，其現實性有界事件句對「了<sub>1</sub>、了<sub>2</sub>」缺乏強制性，這跟植根於北方官話的普通話是很不同的。南北漢語的完句條件既有共性，也有差異，探索這一問題將推進對漢語完句的認識，因此，完句研究最好回歸到方言口語中。

## 謝辭

本文曾宣讀於第二十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教育大學，2017年12月），研究得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語義地圖及語言接觸視角下的漢語時體態研究」（編號16YYC026）的資助。友人潘柏麟、徐毅發幫助複核例句，黃河、黃陽贈予資訊資料，評審人惠賜多項意見。

本文創作上，范曉蕾承擔了現象描寫、理論分析和書面寫作的工作，陳健榮負責了粵語語料的翻譯核實和部分例句的語義闡釋。

## 參考文獻

- Cao, Zhiyun (曹志耘). 2008. *Hanyu fangyan dituji • Yufa juan* 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an, Kin Wing Kevin. 2010. *Coordinative conjun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A typological stud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ster's thesis.)
- Chan, Pak Fai (陳伯輝). 1998. *Lun Yue fangyan benzi kaoyi* 論粵方言詞本字考釋 [On the etymology of Cantonese lexicons].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mpany.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ppell, Hillary. 1998. 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jó* in Cantonese Yue spoken narratives. In T'sou, Benjamin K. (ed.), *Studia linguistica serica*, 145–173. Hong Kong: Language Information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n, Limin (陳立民). 2005. Ye shuo “jiu” he “cai” 也說「就」和「才」 [On “jiu” and “cai”].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7) 1. 16–34.
- Chen, Yujie. 2015. The complexity of *liao* ‘finish’ and its weakened form *le* in the Shangshui dialect of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Henan Provi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57–84. <https://doi.org/10.1075/ijchl.2.1.03che>
- Cheung, Hung-nin Samuel. 1992. The pretransitive in Cantonese.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d.), *Zhongguo Jingnei Yuyan Ji Yuyanxue diyiji: Hanyu fangyan*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 Chinese dialects], 241–303.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Cheung, Hung-nin Samuel. 1997. Completing the completive: (Re)constructing early Cantonese grammar. In Sun, Chaofen (e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0), 133–165.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2007[1972].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Revised ed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2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Ding, Jian (丁健). 2020. Wuyu Luqiao fangyan de wanjietai biaoji “yao” “wan” “qi” 吳語路橋方言的完結體標記「爻」「完」「起」 [The completive markers [ɦɔ<sup>31</sup>], [ɦue<sup>31</sup>], and [tɕ'iaŋ<sup>5</sup>] in Luqiao Wu dialect].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0(2). 106–113.
- Fan, Xiao (范曉). 1988. Wuyu “V+tuó” zhong de “tuó” 吳語「V脫」中的「脫」 [The *tuó* in the Wu dialect V+*tuó*]. In Wu Language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吳語研究室) (ed.), *Wuyu luncong* 吳語論叢 [Essays on Wu], 214–222.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Fan, Xiaolei. 2014.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Chinese: A typology stud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7. *Jiyu Hanyu fangyan de guanchang fanchou yanjiu* 基於漢語方言的慣常範疇研究 [A study of the habitual-generic category with the evidence from Chinese dialects].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9(4). 561–590.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8. Xingtai hua “LE1” de liangge bianti 邢台話「了<sub>1</sub>」的兩個變體 [The verbal-LE variants in Xingtai dialect].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3). 410–438.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9. "Chayidian" de yuyi tezheng ji qi jufa houguo: Jiantan fouding, fan yuqi, shiti de guanlian 「差一點」的語義特徵及其句法後果——兼談否定、反預期、時體的關聯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chayidian" and their syntactic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negation, counter-expectation, and tense-aspect].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1(2). 207–237.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20. Binyu he dongci dui "le1" de zhiyue xiaoguo 賓語和動詞對「了<sub>1</sub>」的制約效果 [How the object and the verb condition the use of verbal -le].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61, 222–279.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21. *Putonghua le1 le2 de yufa yizhixing* 普通話「了<sub>1</sub>」「了<sub>2</sub>」的語法異質性 [The grammatical heterogeneity of le1 and le2 in Mandari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5. *Shengdiao, yudiao yu Hanyu de jumo yuqi* 聲調、語調與漢語的句末語氣 [Tone, intonation and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51, 52–79.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rancis, Elaine J. & Matthews, Stephen. 2006. Categoriality and object extraction in Cantones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24(3). 751–801. <https://doi.org/10.1007/s11049-006-0005-3>
- Gan, Yu'en (甘于恩). 2011. Guangdong Yue fangyan wanchengti biaoji de zonghe kaocha 廣東粵方言完成體標記的綜合考察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completive aspect markers in Guangdong Yu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Hong Kong, 15–16 December 2011.)
- Hashimoto, Mantaro (橋本萬太郎). 2008[1978]. *Yuyan dili leixingxue* 語言地理類型學 [Linguistic geographical typology].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8 by Koubundou.) (Translated by Zhihong, Yu.)
- Hou, Jingyi (侯精一) & Wen, Duanzheng (溫端政). 1993. *Shanxi fangyan diaocha yanjiu baogao*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Report on Shanxi dialect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aiyuan: Shanxi United University Press.
- Hu, Xuhui. 2019. When telicity, perfect aspect, and verbal quantification come together: A study on the verbal *le* in Yixing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Symposium for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odern Chinese, Guangzhou, 8–10 November 2019.)
- Huang, Yang. 2014. *Synchronic vari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ISH morphemes in the Yue-Chinese and the Zhuang languages in the Guangxi region*.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 Jin, Lixin (金立鑫). 2005. "mei" he "le" gongxian de jufa tiaojian 「沒」和「了」共現的句法條件 [The co-occurrence of *mei* and *le*].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05(1). 25–27.
- Kimura, Hideki (木村英樹). 1983. Guanyu buyuxing ciwei "zhe" he "le" 關於補語性詞尾「著/zhe/」和「了/le/」 [The *zhe* and *le* with the phase-complement nature].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1983(2). 22–30.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 Kataoka, Shin (片岡新). 2006. Zaoqi Guangzhouhua wanchengti biaoji “HIU” de lai yuan he yan bian 早期廣州話完成體標記「曉」的來源和演變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hiu* in early Cantones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6. 91–116.
- Lai, Hwei-ling. 1995. *Rejected expectations: The scalar particles CAI and JIU in Mandarin Chinese*.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 Charles N. & Thompson, Sandra A.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Charles N. & Thompson, Sandra A. & Thompson, R. McMillan. 1982. The discourse motivation for the perfect aspect: The Mandarin particle *le*. In Hopper, Paul J. (ed.),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19–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1.05li>
- Li, Xingya (李興亞). 1989. Shi shuo dongtai zhuci “le” de ziyou yinxian 試說動態助詞「了」的自由隱現 [On the free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dynamic auxiliary *l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9(5). 334–340.
- Lin, Huayong (林華勇) & Li, Huachen (李華琛) & Zhong, Ziwei (鍾子維). forthcoming. Lianjiang Yueyu de guanchangti: Miao xie yu bijiao 廉江粵語的慣常體：描寫與比較 [The habitual aspect of Lianjiang Cantonese: A description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ccepted b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Lin, Huayong (林華勇) & Li, Mingying (李敏盈). 2019. Cong Lianjiang fangyan kan Yueyu “KEOI” zi chuzhiju 從廉江方言看粵語「佢」字處置句 [The Cantonese disposal construction with *keoi*: Evidence from the Lianjiang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9(1). 89–101.
- Lin, Jo-wang. 2008. Event decomposition and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durative phrases in Chinese. In Dölling, Johannes & Heyde-Zybatow, Tatjana & Schäfer, Martin (eds.), *Event structures in linguistic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Context and Cognition 5), 31–5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25449\\_31](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25449_31)
- Lin, Jo-wang (林若望). 2017. Zai lun ciwei LE de shiti yiyi 再論詞尾「了」的時體意義 [The temporal meaning of the verbal *-le* revisited].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7(1). 3–23.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1. Hanyu fangyan de yuxu leixing bijiao 漢語方言的語序類型比較 [The comparison of word-order type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Xiandai Zhongguoyu Yanjiu* 現代中國語研究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2. 24–38.
- Lu, Man (魯曼). 2010. Changsha fangyan zhong de “ka” he “da” 長沙方言中的「咖」和「噠」 [“ka<sup>41</sup>” and “ta<sup>21</sup>” in the Changsha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0(6). 526–535.
- Ma, Xiwen (馬希文). 1983. Guanyu dongci “le” de ruohua xingshi /lou/ 關於動詞「了」的弱化形式 /lou/ [On the weakened form *lou* of the verb *le*].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1. 1–14.

- Mai, Yun (麥耘). 2003. Guangzhouhua yi “KEOI” fuzhi shoushizhe de jushi 廣州話以「佢」復指受事者的句式 [The Cantonese sentence pattern with KEOI to coreference patients]. In Zhan, Bohui (詹伯慧) (ed.), *Di Ba Jie Guoji Yu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515–524.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0[1979]. Wuyu qingmaoci “tsi” de yuyuan 吳語情貌詞「仔」的語源 [The etymology of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the Wu dialect]. *Guowai Yuyanxue* 國外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980(3). 22–2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9 b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Lu, Jianming.)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1. Xiandai Hanyu wanchengmao jushi he ciwei de laiyan 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sentence-type of perfective aspect and the perfective suffix in Modern Chinese].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1(1). 65–77.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9. Hanyu fangyan li xuci “zhe” zi sanzong yongfa de laiyan 漢語方言裡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three uses of the Mandarin function-word *zhe*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3. 193–21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ithun, Marianne. 1984. The evolution of noun incorporation. *Language* 60(4). 847–894. <https://doi.org/10.1353/lan.1984.0038>
- Ota, Tatsuo (太田辰夫). 1958. *Chūgokugo rekishi bunpō* 中國語歷史文法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Kyoto: Hoyu Book.
- Pan, Wuyun (潘悟雲). 1996. Wenzhou fangyan de ti he mao 溫州方言的體和貌 [Aspects in the Wenzhou dialect].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254–284.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Payne, Thomas Edward.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5066>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2010. *Guangzhouhua zhuci yanjiu* 廣州話助詞研究 [Studies in Cantonese particles].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14. *Wuyu Shaoxing Keqiaohua cankao yufa* 吳語紹興話柯橋參考語法 [A reference grammar of Shaoxing Keqiao Wu dialect].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96. Shantou fangyan de ti 汕頭方言的體 [Aspects in the Shantou dialect].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161–194.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mith,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2nd ed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https://doi.org/10.1007/978-94-011-5606-6>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A lecture on Cantonese grammar].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Tao, Huan (陶寰). 1996a. *Lun Wuyu de shijian biaoji* 論吳語的時間標記 [On tense markers in the Wu dialec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Tao, Huan (陶寰). 1996b. Shaoxing fangyan de ti 紹興方言的體 [Aspects in the Shaoxing dialect].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302–330.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eng, Shou-Hsin. 1975. Predicate movemen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 60–75.
- Wang, Jian (王健). 2010. Su Wan fangyan zhong “diao” leici de gongshi biaoqian yu yufahua dengji 蘇皖方言中「掉」類詞的共時表現與語法化等級 [The synchronic behaviors and the degre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ao* type words in the dialects of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s Sciences] 2010(2), 187–196.
- Wang, Li (王力). 1980[1958]. *Hanyu shigao* 漢語史稿 [Manuscript of Chinese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Wu, Fang (吳芳). 2007. Guangdong Yuefangyan wanchengti biaoqian de fenbu ji “zo” de yuyuan 廣東粵方言完成體標誌的分佈及「咗」的語源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letive marker in Guangdong Yue and the etymology of *zo*]. In Lin, Yi (林亦) & Yu, Jin (余瑾) (eds.), *Di Shiyijie Guoji Yu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第十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328–333. 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2. Nanfang fangyan jige zhuangtai buyu biaoqian de lai yuan (Er)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 (二) [Origin of some markers of stative complements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Part II)].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2(1), 24–34.
- Wu, Guo (武果). 2007. Yuqici “le” de “zhuguanxing” yongfa 語氣詞「了」的「主觀性」用法 [The “subjective” usage of the mood particle *le*].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36, 341–36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u, Jizhang (吳繼章). 2007. Hebei Weixian fangyan de “le”——Yu Hanyu Putonghua ji qita xiangguan fangyan, jindai Hanyu deng de bijiao yanjiu 河北魏縣方言的「了」——與漢語普通話及其他相關方言、近代漢語等的比較研究 [ *Le* in the Weixian dialect in Hebei: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Hanyu Putonghua and other related dialects and Modern Chinese].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2007(3), 35–47.
- Wu, Yunji (伍雲姬). 2006. *Xiangfangyan dongtai zhuci de xitong jiqi yanbian* 湘方言動態助詞的系統及其演變 [The development of aspectual systems in the Chinese-Xiang dialects].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Yakhontov, Sergei (雅洪托夫). 1958. *Hanyu de dongci fanzhou* 漢語的動詞範疇 [The category of verb in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Translated by Chen, Konglun.)
- Yue, Lijing (岳立靜). 2006. *Xingshi Yinyuan Zhuan zhuci yanjiu* 〈醒世姻緣傳〉助詞研究 [A study on the particles in *Xingshi Yinyuan Zhuan*].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Zhang, Min (張敏). 2010. "Donghou xianzhi" de quyu tuiyi jiqi shizhi 「動後限制」的區域推移及其實質 [The postverbal constraint as a geographical continuu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Comparative and Typological Research on Languages of China, Hong Kong, 8–9 May 2010.)
- Zhao, Jinming (趙金銘). 1979. Dunhuang Bianwen zhong suojian de "le" he "zhe" 敦煌變文中所見的「了」和「著」 [The *le* and *zhe* in Dunhuang Bianwe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79(1). 65–69.

##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zo* 咗 in Hong Kong Cantonese: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le*<sub>1</sub> 了<sub>1</sub> in Beijing Mandar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fective marker *zo* 咗 in Hong Kong Cantonese,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verbal suffix *le*<sub>1</sub> 了<sub>1</sub> in Beijing Mandarin. *zo* differs from *le*<sub>1</sub> in three aspects: (i) *zo* has a wider scope of usage in realis sentences, yet a narrower scope in irrealis sentences; (ii) in a complex VP, *zo* must be attached to the first verb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iii) *zo* is more inclined to occur in expressions of continuous events.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zo* and those of *le*<sub>1</sub> are due to two motivations. First, as a strong-VO Chinese dialect, Cantonese is less subject to the post-verbal constraint. Therefore, complex elements can be placed in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while tense/aspectual markers are less likely to be found in the sentence final position. Second, it is likely that *zo* originates from the verb *zoek* 著 'to adhere'. Thus, *zo* is less likely to denote the deletion of the internal argument when it functions as a phase complement, and it is more compatible with expressions of continuous events than *le*<sub>1</sub>. We furthermore examine the gramma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antonese "V+*la*" and "V+*zo*+*la*", and show that "the contrast between single *le* and double *le*" proposed by Zhu (1982) is yet to be proven. Several issues regarding the completeness of sentences in Cantonese and Beijing Mandarin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is comparative study brings two discoveries to the theories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s of Chinese dialects: (i) the perfective particles in Mandarin Chines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zhe*-series and the *le*-series. The two series have systematic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behavior; and (ii) there is variati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in terms of word order type and tense-aspectual categories. As a result, the condition for the completeness of sentences in different dialects varie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completeness of sentences in Chinese should be done with the data from spoken dialects, rather than with those from Standard Mandarin.

**Keywords:** Hong Kong Cantonese, *zo*, *le*<sub>1</sub>, perfective, completeness of sentences, word-order types

### *Authors' addresses*

Xiaolei Fan (corresponding auth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1  
China  
fanxiaolei2013@163.com

###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9 June 2019  
Date accepted: 17 February 2020  
Published online: 13 June 2022